

德國賠款與竇滋案

民

痴

世界上經濟界的混亂

(續)

德意志國的結果，是不但要把聯合國在開戰之中，從美國借來的錢得給還付上之外，還要把在開戰之中，所被遭踏的聯合國的荒廢地土，也得拿出相當賠償金來的，把這兩筆合在一起的一筆賠款，是德國應該往外還的，趕後來德國照數拿了不過幾個月的工夫，忽然德國成了一種不能往外拿這宗賠款的情形了，因為德國有了這種狀態，鬧的聯合國也就不能還付美國的款了，聯合國對美國既然不能履行債務上的還付，這麼着這筆付款的三個關係國，到這兒就算週轉不動了，如是乎就在德國把這個還付賠款的通知，對聯合國方面送出去了之後，忽然從法蘭西那一方面，提出了抗議，那占領魯爾的行為，就在這個時候兒實行的，若是從聯合國的立場上想一想，其所以對德國如此的苛斂誅求，要他拿出許多賠款來的原由，在自己本身也是因為借着美國許多的款項，因為既有這些原由，在一方也實在是處在不得已的地步的，所以假如美國對於借給聯合國的這筆款項，若是一點也不寬容的時候，那在聯合國自然是對德國的賠款，絲毫也不容放鬆了，所以當時就於占領魯爾的事情，從美國方面說出別的話來的時候，彼時法蘭西的國務總理，就有了左記的聲明了，說是美國既然對於戰債，絲毫沒有讓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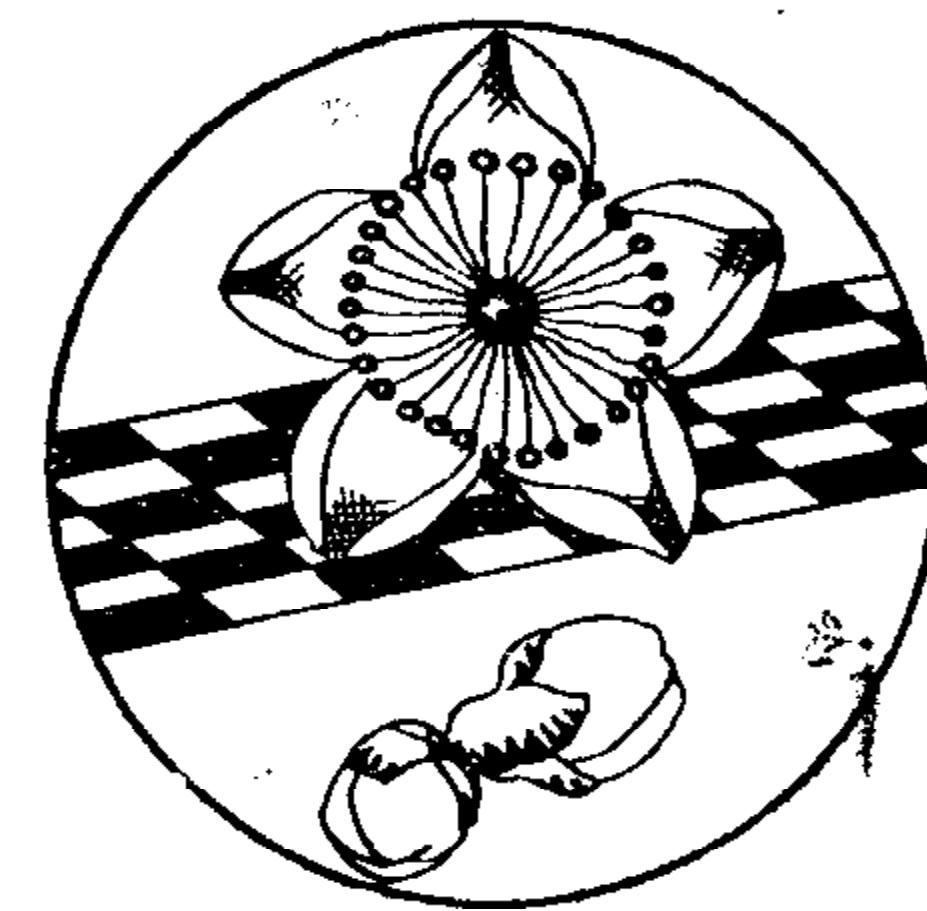
表示，那德國的賠償金又如何能讓步呢？然而在美國說起來呢，當初借給聯合國的錢，並非是美國政府所存着的富餘，實在是從全國民募集來的公債，就是從美國政府經手，打國民手裏借來的錢，又轉借給聯合國的；因為是這種關係，所以着比聯合國若是不把這等款項，如數還給美國的時候，自然就是美國政府對於國民不能還付債務的情形了，所以在美國不得不對聯合國，要求請還債務的，從這些關係上看起來，自然是聯合國對德國，也就不得不叫他清付賠款了；但是在德國一方，就是前面所說的，到底是不能付款的，因為這次戰事的結果，德國的殖民地是全部都沒有了，再是在戰前德國手裏所有的債權，也全都被人家給取消了，並且在塞爾一帶地方，德國所依爲天然資源的要緊地方，也全被占了去了，又搭着把魯爾再一實行占領，所以德國的經濟力，就算是不能活動，這不得已纔說出不能付賠款來的，照這個情形一看，德國這個不付賠償金，弄得聯合國對美國的還付戰債，簡直就算全部止住了，手脚也不

能；在這種狀態之中，一方德國是很受了法國和意大利的軍隊的壓迫，因為這些情形，德國的紙幣馬克，是一直的往下暴落，在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上，馬克市價在頂落下的

時候，國際匯兌對英國的一鎊是十億馬克，直落到一百億馬克的程度，若是拿日本的金圓來說，在戰事以前德國的馬克，比方值五十錢相當的東西，在大概有一年的光景罷，就直落到數十億分之一數百億分之一了，簡直就是沒有了似的，又加上就因為這個不能付賠償金的事情，拿這個作了一個動機，德國受了經濟的國難，各地方到處起了像革命似的運動風潮，這一種情形波及到歐羅巴各國，到處是這麼一種狀態，所以就因為德國這一個不付賠款，作了一個動機，直鬧得歐羅巴全體的經濟界，全都弄得非常的混亂了，就因為這種情形不能放棄着不顧的，於是乎在一千九百二十五年，那個賣滋普蘭氏纔出來的，就是美利堅，英吉利，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再加上德意志等國，要把德國的賠償金的數目，從新再算一回，就說是把德國該當往外拿的這筆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的戰事賠償金，若是把這個賠款的數目，以沒暴落之前的金子說，大約合日本金六億六千萬圓，那麼個相當的數目，日本關東大地震的時候，所受的損失都說是七十億圓乃至八十億圓的，若拿來和德國的賠款一比較的時候，簡直的就所謂有天地之別了，和日本及其民族的數目，上下彷彿相差不遠的這麼一個國家，若叫他擔負這些個數目的賠款，無怪他實行不了，像聯合國方面，漸々的也知道他所以做不到的這種情形了，這樣着所以纔把那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的數目取消了，按着在德國的經濟國力，所能支付得起的範圍以裏，作出一個總數目來，叫德國負擔，可是根本方針並不說出支付多少來，這麼着所以纔把那一千三舊聯合國以及美國等，對德國無論如何要絕對的，有一種後援力，比方沒有資本的時候借給他資本，沒有原料的時候借給他

原料，總而言之是以全力量維護他，總是叫德國能夠實行擔負賠款的義務，這麼一種打算這就是賣滋普蘭案，說起這個賣滋氏來，此人是美國以前作過大總統的，現在是駐英國的美國大使，這個案是本人作委員長的時候，所決定的辦法，提起閒談來的時候，這位賣滋氏他在戰事中間的時候，他是對聯合國的一位美國食糧供給委員，說是他頭腦非常之好，喜音樂好作詩的是一位有雅趣的風流人物，而且又是很尚武的非常喜歡研究戰術，在武職官已進到少將的階級，可以說是無一不長的人，以此人居委員長又加上英國的格齊納，法國的巴魯，他們商量的結果，把這個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取消，而從此向後決定出一個在五年之中支付賠款的額數，這種方法是在一千九百二十四和二十五年度（會計年度），支付十億馬克，一千九百二十五和二十六年度，支付十二億馬克，二十六和二十七年度，支付十五億馬克，二十七和二十八年度，支付十七億五千萬馬克，二十八和二十九年度，支付二十五億馬克，不決定妥當總數目是多少，就是決定好了從此往後這五年之間，叫他實行支付這麼個數目就是的，可是照前面所說的當時在支付這種賠款的時候，對於德國是要給他種々的援助力的，所以首先就先借給德國，八億馬克的金錢，又因為德國的鐵路收入的款項，是加入在賠款之中的，所以因為要確實的保證鐵路上的進款，從聯合國在德國的鐵路上派出委員來，把從前的國有鐵路，作為是一個普通民間的鐵路公司，借給他款項好叫鐵路舉出相當的成績，就像這一類的援助，舊聯合國是應當舉全力，來努力德國經濟復興的工作就是的，為是好使德國多々的支付出賠款來；

編脚本一事，應出自文人之手，以脫胎於崑曲傳奇者，有相當之好詞藻，若出自伶人之手，則不免於剽竊抄襲，或未能免俗；票友之責任，應以改良脚本爲事；蓋伶界讀書識字者少，往々以訛傳訛，卒不可解；況梨園所抄之脚本，更多破體字與減筆字，（別字更不待言）例如「引領待戮」，此四字本原於「引頸待戮」，伶人對於文字上，本不考究，遂訛爲引領待戮，伶人不識戮字之故也；又如上馬，戲中有作能行馬者，此三字已不通，除戲班以鞭爲馬之馬不能行外，或兒童所用之竹馬不能行外，凡是一馬，未有不能行者，能行馬三字已屬可笑，其後因轍的關係，又改爲馬能行，更有只用能行二字，或上能行跨能行之句，尤爲可笑，此種不通之字，如有能文票友，應爲之改竄，第一須按其轍之韻，第二須唱白時不碍口，第三不可太高尚，使一般人不解，改訂之字句，應送至正樂育化會審定，審定後頒行各省採用，或請戲劇學院及其他有價值團體審定，亦可頒行各省採用；蓋脚本不可依伶人之手以爲之，又不可以爲無足輕重，任意東拉西扯，自創新戲；於是絕少就戲情以研究之，且不以時代身分爲注意；何言時代？例如編唐朝之戲，只能引用上古三代列國戰國秦漢晉魏之歷史，以入於戲



中國戲將來

(十九)

春 柳 舊 主

中，若唐明皇口中，而引用包孝肅之典，豈不可笑？是不啻所謂宋版康熙字典也；若引用現代之事及新名詞，則更可笑矣；故編戲之人，不可不研究時代，又論到身分二字，更非尋常編戲人所能研究，人有富貴貧賤，又有君對臣臣對君，父對子子對父，夫對婦婦對夫，兄對弟弟對兄，在上者對在下者，在下者對在上者，主對僕人僕人對主，男子對女子女子對男子，各有各之身分，身分一混，即不通矣；故凡新編之脚本，不假於伶人之手，經文人編之，方免貽笑；所可惜者，中國未有興行權，興行權卽編脚本之人，脚本既成，則其脚本之權，定以年限，每演此戲，編脚本之人，得一種長時間之收入，如未經有興行權之人許可，不能開演，國家保護文人如此；今中國則不然，有一新戲，甫經開演，卽有竊取脚本而自行仿演之人，更有不得真脚本，但記其第一場如何第二場如何？仿其情節，隨意編詞，不但官廳無以禁之，且編脚本之人，亦不出面干涉，余嘗見某伶演古裝青衣戲，兩手舞風絲，（一名百丈帶，其舞之姿勢，與武生演「乾坤圖」時相似，風絲一名素綢，約長一丈，坤伶演古裝戲時，往々有一丈三四尺一丈四五者）妙在此古裝角色，口中所唱，爲反西皮快板，「觀世音，滿月面，諸

般妙相；左善才，右龍女，站立兩廂；菩提樹，簷菊花，千枝掩映，白鸚鵡，與仙鳥，上下飛颺」；此數句爲梅蘭芳腳本之「天女散花」，如法律有興行權在，梅蘭芳以外，他人不得演「天女散花」，（除經梅蘭芳許可者以外），至於非「天女散花」之戲，更不能用觀世音滿月面數語，試問所演他戲，與觀世音滿月面者何干？又何嘗有左善才右龍女乎？凡竊人之腳本，其罪與竊人之財產同，中國不重腳本，人人得以仿唱，以訛傳訛者有之，一誤再誤者有之，於是戲文戲情不堪問矣；更有崇拜先伶之人，往々云：「某角無此腔，某脚有此一轉」，遵守遺規，有如國法，余竊以爲此種習氣，絕不能使戲劇改良，票友應使戲劇之價值增高，方不負文人之資格，此余之偏見也；

附 戲 中 之 猴 話

中國戲中之有猿猴者一覽

- | | |
|--------------|----------------|
| 閻天宮
（孫悟空） | 別名安天會 |
| 閻地府
（孫悟空） | |
| 水簾洞
（孫悟空） | 與花果山略有不同 |
| 花果山
（孫悟空） | |
| 芭蕉扇
（孫悟空） | 與二郎神關法，別名頭本寶蓮燈 |
| 盜魂鈴
（孫悟空） | 別名八戒降妖 |
| 金錢豹
（孫悟空） | 變作小姐在洞房捉妖 |
| 無底洞
（孫悟空） | 變貓與老鼠精關法 |
| 泗州城
（孫悟空） | |

綽號之有猿猴

李佩

僧界以猴爲名或別名者

- | |
|--|
| 楊猴，楊月樓，小樓之父也；月樓以飾孫悟空得名，故曰楊猴；更有人以小樓稱小楊猴者， |
| 賽活猴，上海之武生，一時有名之角色，老賽活猴，姓鄭名泰，以飾孫悟空得名，故曰賽活猴；其後上海所見之賽活猴，其子也，北京有郝振基，亦以飾猴得名，郝研究猴之動作，家中蓄猴二頭，寢食與之俱，故郝之飾猴，完全體貼入微，有真傳也； |

雙心鬪（孫悟空） 真悟空假悟空相鬪，一名雙猩鬪
金刀陣（孫悟空）
搖錢樹（孫悟空）
盤絲洞（孫悟空）
以上十四齣皆係孫悟空之戲

余幼年曾見一二戲，忘其名，一爲唐僧取經，有悟空悟能悟淨隨行，又一戲，爲收伏白龍馬，亦有悟空，亦不記其名堂，令人捉猴爲樂，其後駱宏勳花碧蓮，亦到平山堂相見，樂一萬等擺擂臺之最初原因；

中國七十八次壬申大事記

道衡

周室東遷以前，文獻不足徵也；自第三十三壬申以後，逐年編列，以供研究歷史者之參考焉。

- 第一壬申 黃帝九年
- 第二壬申 黃帝六十九年
- 第三壬申 少昊二十九年
- 第四壬申 顓頊五年
- 第五壬申 顓頊六十五年
- 第六壬申 帝嚳三十七年
- 第七壬申 帝堯二十九年
- 第八壬申 帝堯八十九年
- 第九壬申 帝舜四十四年
- 第十壬申 夏后仲康十一載
- 第十一壬申 夏后少康三十載
- 第十二壬申 夏后槐十二載
- 第十三壬申 夏后不降十二載
- 第十四壬申 夏后屖十三載
- 第十五壬申 夏后孔甲三十一載
- 第十六壬申 夏后桀三載
- 第十七壬申 商王太甲二十四祀
- 第十八壬申 商王太庚二十三祀
- 第十九壬申 商王太戊二十九祀
- 第二十壬申 商王外壬元祀
- 第二十一壬申 商王沃甲二祀
- 第二十二壬申 商王南庚五祀
- 第二十三壬申 商王小辛五祀
- 第二十四壬申 商王武丁十七祀
- 第二十五壬申 商王祖甲十祀
- 第二十六壬申 商王帝乙三祀
- 第二十七壬申 周武王六年
- 第二十八壬申 周庚王十年
- 第二十九壬申 周昭王四十四年
- 第三十壬申 周穆王五十三年
- 第三十一壬申 周夷王六年
- 第三十二壬申 周召共和十三年
- 第三十三壬申 周平王二年
- 第三十四壬申 周桓王十一年
- 第三十五壬申 周襄王三年

國內大亂，外壬立

王崩，子皇立，王作破斧之歌

晉侯
王子帶以戎入寇
晉曲沃敗晉師于汾濕獲

中國七十八次壬申大事記

道衡

周室東遷以前，文獻不足徵也；自第三十三壬申以後，逐年編列，以供研究歷史者之參考焉。

- 第一壬申 黃帝九年
- 第二壬申 黃帝六十九年
- 第三壬申 少昊二十九年
- 第四壬申 顓頊五年
- 第五壬申 顓頊六十五年
- 第六壬申 帝嚳三十七年
- 第七壬申 帝堯二十九年
- 第八壬申 帝堯八十九年
- 第九壬申 帝舜四十四年
- 第十壬申 夏后仲康十一載
- 第十一壬申 夏后少康三十載
- 第十二壬申 夏后槐十二載
- 第十三壬申 夏后不降十二載
- 第十四壬申 夏后屖十三載
- 第十五壬申 夏后孔甲三十一載
- 第十六壬申 夏后桀三載
- 第十七壬申 商王太甲二十四祀
- 第十八壬申 商王太庚二十三祀
- 第十九壬申 商王太戊二十九祀
- 第二十壬申 商王外壬元祀
- 第二十一壬申 商王沃甲二祀
- 第二十二壬申 商王南庚五祀
- 第二十三壬申 商王小辛五祀
- 第二十四壬申 商王武丁十七祀
- 第二十五壬申 商王祖甲十祀
- 第二十六壬申 商王帝乙三祀
- 第二十七壬申 周武王六年
- 第二十八壬申 周庚王十年
- 第二十九壬申 周昭王四十四年
- 第三十壬申 周穆王五十三年
- 第三十一壬申 周夷王六年
- 第三十二壬申 周召共和十三年
- 第三十三壬申 周平王二年
- 第三十四壬申 周桓王十一年
- 第三十五壬申 周襄王三年

國內大亂，外壬立

王崩，子皇立，王作破斧之歌

晉侯
王子帶以戎入寇
晉曲沃敗晉師于汾濕獲

第三十六壬申 周定王十八年	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第五十七壬申 唐高宗咸亨三年	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第三十七壬申 周景王十六年	公子比弑其君	第五十八壬申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	第五十九壬申 唐德宗貞元八年
第三十八壬申 周元王七年	王崩，太子介立	第六十壬申 唐宣宗大中六年	第六十一壬申 梁太祖乾化二年
第三十九壬申 周威烈王十七年	奏初令吏帶劍	第六十二壬申 宋太祖開寶五年	第六十三壬申 宋仁宗明道九年
第四十壬申 周顯王二十年	史闕文	第六十四壬申 宋哲宗元祐七年	第六十五壬申 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
第四十二壬申 秦始皇十一年	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第六十六壬申 金河東陝西大饑	第六十六壬申 宋寧宗嘉定五年
第四十三壬申 漢文帝十一年	匈奴冠狄道	第六十七壬申 賈似道罷復還	第六十七壬申 宋度宗咸淳八年
第四十四壬申 漢武帝元封二年	朝鮮襲遼東	第六十八壬申 立廣教總管府雲南饑京師隴西地震	第六十八壬申 元文宗開順三年
第四十五壬申 漢宣帝黃龍元年	有宣宰于王良閣道	第六十九壬申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	第六十九壬申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
第四十六壬申 漢新莽建國四年	令民得賣田	第七十壬申 明景宗景泰三年	第七十壬申 明景宗景泰三年
第四十七壬申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	封子六人爲王	第七十一壬申 明武宗正德七年	第七十一壬申 明武宗正德七年
第四十八壬申 漢順帝陽嘉元年	立孝膏假年課識法	第七十二壬申 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第七十二壬申 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第四十九壬申 漢獻帝初平三年	黃巾寇兗州	第七十三壬申 明穆宗隆慶六年	第七十三壬申 明穆宗隆慶六年
第五十壬申 魏廢帝嘉平四年	司馬師自爲大將軍	第七十四壬申 明思宗崇禎五年	第七十四壬申 明思宗崇禎五年
第五十一壬申 晉懷帝永嘉六年	漢封帝爲會稽郡公	第七十五壬申 清聖祖康熙三十二年	第七十五壬申 清聖祖康熙三十二年
第五十二壬申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	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第七十六壬申 禁浙海擄用寬永錢	第七十六壬申 禁浙海擄用寬永錢
第五十三壬申 宋文帝元嘉九年	宋益州人趙廢作亂	第七十七壬申 征苗	第七十七壬申 征苗
第五十四壬申 齊武帝永明十年	魏定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第七十八壬申 洪秀全生	第七十八壬申 洪秀全生
第五十五壬申 梁元帝承聖元年	西魏廢帝	第五十九壬申 曾國藩卒	第五十九壬申 曾國藩卒
第五十六壬申 隋煬帝大業八年	帝至遼東	第六十壬申 國民萬歲	第六十壬申 國民萬歲
		第五十七壬申 吐蕃遣使入貢	第五十七壬申 吐蕃遣使入貢
		第五十八壬申 以趙憬陸贊同平章事	第五十八壬申 以趙憬陸贊同平章事
		第五十九壬申 雞山羣盜寇	第五十九壬申 雞山羣盜寇



中外時事

兵匪聯合佔領鐵嶺

果有獨立計劃，余決心以全力打破彼等之計劃；

蔣張將聯合造反耶

上海電，張學良於五日更向中央要請至急撥給軍費一月八百萬元，槍彈千五百萬發，重砲彈一萬粒，野砲彈七萬粒，聞其所

以如是者，蓋以受蔣介石之嗾使，強新政府以所不能云，又有一說謂錦州軍之撤退，亦係蔣介石暗嗾所致云云，似此蔣介石窘迫中央，亦漸呈露骨化，毫無持有軍力之中央，將出以如何應付殊堪注目云；

又電，何成濬，徐源泉，夏斗寅等蔣介石直系將領二十餘名，以連名向中央提出要求，謂新政府須急速規定恢復失地之具體辦法，向全國軍隊發下總動員令，同時更要支給軍費，在彼等要求書之末尾並聲明云：如其置而不問，東三省必永遠被佔，則其責任一切，須中央政府負之；

汪精衛發表之聲明

上海電，入院中之汪精衛氏本日有如左之聲明書發表

余待病軀恢復，即往赴南京，排處國難，努力將事，惟身爲政府常務委員之蔣介石，胡漢民未到京前，余不能執行事務，最近報導有謂張蔣各個獨立之傳說，全不憑信，倘張蔣爲憂視云；

美將發表重大聲明

華盛頓電，據所傳消息，美國國務長官斯廸生氏，就美利堅之對東洋政策，將發表重大之聲明云，而官邊以爲斯長官與英法兩大使，關於遠東之情勢，就更執行協同的行爲事有所協議，該氏就此一般情勢發出之聲明，與此將有關係云，而國務省接到日本軍越錦州續向中國本部地方進出之公式報告後，對此殊

鐵嶺訊，七日朝四時十分，數百名兵匪襲鐵嶺，佔領城內，並向附屬地進擊，刻與日軍交戰中；

又訊，七日午前六時二十分，兵匪破壞監獄，將囚犯全放，並大舉放火，現正盛行燃燒，囚犯與兵匪一同掠奪，城內頻聞槍聲不絕；

日本守備隊及警官隊，舉全力以警備附屬地，惟以兵力不足，午前五時半，並召集自警團出動；

調查員先會日內瓦

法國亦促日本注意

巴黎電，法國外交部於六日作如左之聲明矣；

本部電訓註日法大使馬爾迭爾，今向日本政府爲照諸一九〇五年締結之日法平和條約，而予以友誼的注意矣，同時法美英三國大使，關於日本對滿蒙之要求，而求日本政府之報告焉；

據當地官邊傳出之消息，法政府關於滿洲問題，爲執共同行爲已與英美兩國在續行交涉中，而對日本爲明確其對滿洲有何要求，對日本之要求案現下在討議中云；

馮玉祥到滬後行動

滬訊，馮玉祥於三十日慰問汪精衛後，下榻邁而西愛路三〇一號胡宅，三十一日各界前往會晤者，自晨至暮陸續不絕，至晚間始抽空往醫院再訪汪精衛，談約一小時，市長張群定於十一時在八仙橋青年會設筵爲馮氏洗塵，馮氏能否先後出席，尙無所知，三十日下午四時許，馮氏接見新聞界，記者詢以錦州突然退兵，民衆對之異常惶惑，先生有何意見，馮答，我對此事，日內擬有所發表，現聞錦州駐軍計三旅，由榮臻指揮，在彼督戰，日軍僅距三百里，即有兩旅先自潰退，榮責問該兩旅長，謂你們膽小，就不應該當軍人，兩旅長竟謂我們祇曉得吃飯拿錢，要打日本人，你便打去好了，故榮氏憤極，曾回北平，向張學良說幹不下了，總之，現在大難臨頭，我同胞

凡不願頭上掛亡國奴的招牌的，便應當各自起來督促政府督促軍隊纔好，倚靠誰都不行的，馮氏昨已規定時刻，接見賓客，除特約外，上午自九時至十二時爲止，下午祇於四時至五時招待新聞記者；

商運代表，劉慕蘇，偕道路協會主任陳維新，與李任潮之祕書阮明，昨謁馮氏，報告上海方面民運經過，並徵詢馮氏對內對外救國方針，時劉慕蘇發表馮氏之答復如下（二）如有強盜持刀入室，凡坐在室中之人，應當用腿用臂，各盡其力，一致抵禦或能制服強盜於死地，斷不能眼見強盜入室，於行凶之時，猶欲聲明預備拿刀對付，要知刀未預備妥當，而身爲強盜所殺矣，最奇異者，身爲軍事長官而言不抵抗，試問民衆出錢養軍人，是希望軍人保國衛民，今一旦國難臨頭，軍人就委曲求全，以冀富厚爲榮，轉不如養鷄可以生蛋，養犬可以守家也（二）民主政治，要以民爲主，記得從前德法戰爭之時，法兵節節後退，至三四百里，民衆義憤填膺，扶老携幼，齊赴前方，質問罵後退軍人；並加械擊，於是全軍奮起，衝退德軍於三四百里外，又日本人民，常搗毀議員住宅，人問之，則曰言行不苟欺騙我民衆，所以如此，而警察尙加以保護，決不干涉壓迫，足見民衆自動起來，自救救國，監督政府行政與財政，或彈劾貪官污吏，皆義不容辭的一件事（三）中央要人吸食鴉片，是福壽膏，老百姓以煙灰治父母病，則妨害法律，中央要人賭錢打牌，是怡情悅性，是合於衛生的條件，而老百姓賭錢則要拘留或罰金，這完全不合於民族政治的精神，宜速改善爲要；

石之供招也；

醞釀亂事中之人物

遼寧變起，舉國搔然，華北既當大難之衝，情形尤爲複雜；張學良旣爲局中之當局者，自屬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人；顧張以靈敏取巧見稱，初欲本身佔地步，以無抵抗爲唯一手段，而保全其實力，乃忘守土之責，輿論平擊，人心大憤，此正所謂弄巧成拙也；今實力旣損，聲望墮落，漸爲中外之所不耻，識者固早知此獮猩之小兒，風頭十足，早晚必致失足，一蹶不振，無法挽回：茲者爲時愈久，華北變亂之局，愈將尖銳化，況窺伺其旁者大有人在乎？閻馮爲今之有實力者，尙能持重，不岌々於破裂，自損聲譽；惟久失政柄之一般舊軍閥，則大有良機不可再得，頗欲藉此一舒積憤，再起東山者；最著如段芝泉，吳佩孚，孫傳芳，齊燮元……輩，南方則陳炯明……等，固嘗欲一試其好身手也；之數人者，是否能驅張取而代之？殊不敢必，然欲再握政權，則人同此心，焉敢謂其必無也耶？此數人者，仇張者有之，仇蔣者有之，仇黨者亦有之，雖其事尙未實現，然空穴來風，其來有自，固不能盡認爲向壁虛造也；試分晰其數人如下：

一、段祺瑞 段公爲吾國軍人之老前輩，且爲舊官僚中之

廉潔者，其握政時，固爲一般民衆之所不滿，然終得民衆之諒解者；以此公常誤於左右之宵小，本人固一坦白之愛國者也；公以望七高年，對於再起事或無此心，特不過爲左右活動之招牌而已；然公望重國內，頗有號召之力，爲段公計，宜早有以自處，幸勿轉入醞釀旋渦中也可；

二、吳佩孚

吳爲舊軍閥中之最拔扈者，自入川以來，

人恒以不出洋，不居租界而重其人格；嗚呼！曹三之部下可以言人格乎？若以對曹不反汗即爲人格，試問忠於一人而不知

國家者，尙可立於今日之世界乎？惟蔣張黨皆其所仇，于學忠爲其舊部而又同鄉，頗有活動力量，實醞釀亂事中之健者，不可忽視之也；

三、孫齊

孫傳芳齊燮元亦北洋軍閥之健者，且富有金錢，舊部之散居南北者亦頗不在少數；但人心已失，是否有再起之可能，殊爲疑問，然從中搗亂，則已綽有餘裕矣；對蔣尤仇視，頗有注意之價值；

四、陳炯明

陳炯明本黨中人材，一念之差，失足千古，爲黨中不赦之巨魁；然其人熱中利祿，不顧一切，前之攻中山者以此，今之欲圖再起者亦以此；但陳之實力，早已消散無餘，不獨不能得黨之助，卽人民方面，亦無情感可言；故陳之再起，當爲空氣作用，決難見之事實也；

上之數人，雖已爲過去人物，除段外則多熱中利祿者；成否固不可知？然醞釀中，足以影響人心，當局者固不宜疎忽之也；

革命給了我們些什麼

凡屬腐朽的，陳破的，不宜於時代的，均宜剷去之，摧毀之，俾得去腐生新；俗諺云：「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因此之故，記者醉心革命已有年矣；夫陳腐之不宜於今日，夫人而知之，知之而不能改，則陳腐愈甚，記者於弱冠時從事革命，滿懷推陳出新之感，故不惜一切犧牲而踴躍赴之，以革命爲改革



二十年之回顧

(續)

見

仁

五、軍事 民國以來之軍事，一痛心而不忍言之淚史也；夫國家之以人民膏脂而養兵，原所以衛國家，保領土，護人民，維秩序，爲軍人惟一天職；顧吾國之軍隊則反是，以之戕國脈害民命則有餘，以之衛國保民則不獨不足，竟成一養虎自衛之奇局，嗚呼！夫復何言；夷考其原，自袁世凱小站練兵以來，卽以隱然有造成軍閥之勢；及帝制勃興，遇事故授軍人以柄，加之爲愚弄軍人起見，濫加爵賞；今日爲一渺小之軍人，一轉移間，便已成爲國家重鎮；又爲擴充實力起見，喜招匪成軍，如是有朝爲匪目，夕卽成爲高級軍官，赫々聲威，不可一世者；因之一般民衆，恒以獵官發財，以軍人爲唯一捷徑，轉視其他正當職業，爲鄙棄不足道者；從此軍人萬能，恣其所欲，罔不從心；以故二十年來之國家政權，無日不握自有槍階級之手，宰制一切，爲所欲爲；嗣是派別分歧，學系龐雜，各立門戶，互相標榜；勾心鬭角，咸以握有軍權者爲天生驕子，此勾彼吊，如是有所謂倒戈者；倒甲之戈，必得乙方巨額金錢，官階至少亦增一級，勢力因而擴大；再倒乙方之戈，必又得甲或丙方之巨額金錢，官階亦至少增加一級；故凡軍人不須倒戈三

次，早已腰纏巨萬，勢燄薰天；因之從軍者衆，而實業建設；……等乃受非常之影響；又因有從軍未能，公然爲匪，動輒囁聚多人以求招撫，此又今日匪氣徧全國之唯一原因也；二十年來當局之巨公，其名姓素來不見經傳，突膺方面者，比々皆是也；此又何怪造成國將不國，民無死所之今日之局勢者耶？其由久來矣；舉凡國家人民之一切應興而不能興，應革而不能革，爲進化之阻碍者，何一非軍人之所致哉？

六、教育 或謂二十年之教育，似已有突飛猛進之進步？不知此乃少數城市商埠之教育，其表現亦不過一遇喪權辱國之外交，高喊幾聲救國，刷帖幾張空頭之標語已耳，於實際有何效力？且因軍事因匪亂因天灾因……，以致弦歌絕響者，又豈少也哉？譬如偏體瘡痍，僅見一肢體之皮膚，稍示潤澤之色，固不能卽謂全身告愈也；又況二十年來教育之成績，初無何種些微之發明，對於社會國家，有絲毫之貢獻；不過人之所以原諒者，教育亦政治之一部，政治不良，教育乃亦同受其影響，洵非教者學者本身之過失；以言突飛猛進，則記者固不敢

雷同而隨聲附和也；

七、建設 今日之中國，一百廢待興之時代也；如交通，水利，實業，機械，電氣……無不在々有急待建設之需；然政治腐朽，財政紊亂，均達極點之時，以言建設，談何容易？此所以形成二十年來之今日也；夫建設之要素，一需政治清明，二需財政有辦法，三需建設之人材，四則建設之原料；今則無一足能為建設之資助，在原料雖不缺乏，而本國無製造之人，仍須購自泊來品；如遼寧會成一重要機器購自美國之汽車，自驚為破天荒之成績，特展覽於上海，國人反亦以其甚為可驚者，其他重要之建設，更無絲毫之進行與辦法，可以類推而及之矣；此二十年之建設事業，直可謂之退步亦可，蓋前途猶無幾希之屬望也，噫！

八、實業 實業關於民生前途至巨，國之經濟系之，強弱亦系之；良以實業發達，經濟充裕，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始可逐漸實現也；二十年來吾國之實業則何如？記者非實業界中人，固不知實業之是否有進步？然一視其每與外國發生一種交涉，首以抵制外貨為唯一武器；於此可測知外貨之充斥，而吾國實業之完全落後也；使實業略有進步，則排斥外貨之風，當不期然而止息，此定論也；故歷次排貨之舉，固與被排之國以極大之打擊，然同時即為非被排者造機會，良以所排之貨，為民衆日用之所需，本國復無替代之相當用品，棄甲則不能不取乙，此又定例也；近見滬人對於無敵牌牙紛，噴々稱嘆不止，比於印度甘地之無抵抗主義，不禁慨然久之；嗟呼！吾國之實業，尙忍言哉？

九、商業 商業為裕國之根本問題，況丁此舉世以商場競爭生存之日，其重要不問可知；惟記者不識實業之振興與

否？而以排斥外貨推測之；惟記者對於商業之發達與否？亦不得而知，以海關進出口之稅則視之，亦不難得其大概矣；試問吾國之商務，會有出超之日乎？入超則為定例，不過比較多寡之分，且泊來品中，其原料取自我國者，尤占多數；外人以我之原料輸出，稍加泡製再輸入，一轉移間，獲利倍蓰，則吾國之商業，不問可知矣；又況國內之天災人禍，接踵而來，無時或息，雜捐苛稅，剝削層々，商民救死不遑，更何心致力於不可靠之蠅頭之利耶？此又二十年來商業大概之情形也；

十、農業 吾國數千年來，素以農業立國，故農業乃吾國之國脈所關，民命所系者也；在昔不獨豐收之年，糧食有餘；如非特大之普偏災，從無感受自食之不足；今則以農業立國之國家，一經略受天災，便由外國輸入糧米，以資救濟，可耻孰甚；蓋一則固受天災人禍之影響，一則農業本身之毫無進步，如器具，肥料……皆一仍舊貫，則無可為諱者也；二十年來，直可謂之退化矣；嗚呼農業；

廻顧二十年來之中國，如以上所舉十端，不過瑩々大者，則已毫無進步之可言；他如森林，鑛務……等，本有取之不禁，用々不竭之天富，然國人則委棄於地，或輕易授之他人，毫不自惜；此正如一敗家子，成日在家與兄弟爭產，而坐視可寶之膏腴，任其荒廢，或讓之他族；嗚呼！彼固不自哀而旁觀者哀之，哀之而不能補救，則亦惟有太息以聽其自敗而已；嗚呼！「見兔顧犬，猶未為晚，亡羊補牢，猶未為遲」，已往之事，譬如昨日死，後來之事，譬如今日生；二十年之既往，猶可曰在弱冠之年，已不可救；二十年之後，應在健全強壯之列，來猶可追，自強與自亡，是在國人之自擇而已；（完）



卷頭語

再看二十二年如何

每年的新年號，無論是報章雜誌，凡屬刊物，照例都有幾句敷衍

無味的祝詞；多半是說以前怎樣的不好？從今年起，便一切的如何改良？如何建設？灑々洋々，天花亂墜；到了那一年年底的結局怎麼樣？把那篇做得花枝招展的祝詞，完全成了一文不值的浮文；如是記者便被閱者譏諷，說是眼光短視，沒有常識；這種照例的乾澀文字，記者也確是寫得膩了，今年的新年號，因此便想換々口味，一新閱者的耳目，看比以前好些不？

記者執筆於本刊，今已作三次新年號的「卷頭語」了；前年庚午，說些馬的吉利話；去年辛未，又說了一大套羊的吉利話；什麼「三陽開泰」？「吉羊如意」？究其實十九年二十年是甚麼情形？閱者並非善忘，偶一回憶，當作何感想呢？我們由此點觀察起來，所以決意不再作此廢話的無味祝詞，也不說今年如何如何了？

有人問：『今年到底怎麼樣呢？』我却毫不遲疑的答道：『我又不是預言家，誰個知道今年怎麼樣？』那末！從此刊物上不用祝詞了？是又不然，凡屬慶典及一切有可紀念價值的事，依然是要祝賀的；似這種預言式的照例祝詞，閱者也索然無味，記者更是懶於執筆，只得暫時作爲懸案；如果非祝不可，且待十二月再看；果有可祝的事，不妨把祝詞顛倒一下，到十二月再祝以前可祝的事，不是實在些麼？那末！我們再看々這二十一年如何吧？

東北文化

第壹百七十五號目錄

卷頭語

再看二十一年如何

中外時事

蔣張將聯合造反耶
兵匪聯合佔領鐵嶺
美將發表重大聲明
馮玉祥到滬後行動

時事評論

蔣介石的招供
醜醜亂事中之人物
革命給了我們些什麼
文學革命後的現象

新知識

對於臧式毅君之貢獻
國人之就職難與社會政策
及社會教育之關係
希望中華民國知識階級對於文國主義加以考究

二十年之回顧

一五

世界上經濟界的混亂

一七

申之拆字

一九

中國戲之將來

二二

說苑

二五

負心郎

二七

日語講義

三一

編輯餘墨

三三

國人之就職難與社會政策及社會教育之關係

閻 級 蘭

一 現代國人就職難之原因

歐戰當時，經濟社會現出一好現象；如是乎股分公司林立，投機事業流行，以致要求各種人才，大有拂底之嘆；凡有一技一藝者，皆有實用，於是商廬比櫛，貨物雲吞，凡通都大邑莫不極其繁盛，真大有珠寶滿庫，黃金滿地之感；凡住市鄉者，皆衣錦繡，食珍饈，輪奐其居，華麗其乘，其間殆無貧富之懸殊；孰知好事多磨，富貴難再，歐戰漸次告終，歐西各國在大難初平，瘡痍甫定之際，皆思利其所用，以厚其所生，汲々不遺餘力；嚮之利益之潤澤於東亞者，次第西漸，是以已浴歐戰之恩榮者，大受影響，已復從前之生活狀況；然又因物價昂貴，昔日生計之有綽裕者，已臻無所餘積，生計之足用者，慚臻不足，並因驕奢日久，一旦仍就舊日之生計，甚而言之，使其就舊日爲艱難之生計時，窘急日甚，思有所以謀求職業，

失職問題乃當今之重大社會問題，早晚出慈善救濟之域，已成政治產業之間題，及社會組織問題，教育問題者也；依最近之調查，世界失職人之數，美國在四百萬，德國在三百萬，英國在三百萬，意大利在四十萬，日本在四十萬之數；其他雖露馬尼亞，南美諸國，瑞典，諾威，和蘭及法國等，夙稱爲世界之桃源者，各有數萬之失職人存在；統計其數，已達千五百萬以上；此外若加算資本主義國所用之勞動人及農業失職人與其家族時，其數不可思議；世界之經濟恐慌，愈至極點，是等失職人愈形增加，而漸入深遠之境也；

各國失職之原因，不但因其無教育，疾病，災難，煩累過多等各勞動能力之個人心身上之缺陷，如今日有山倒勢之勞動球，公司工場迭相倒閉，縱幸得牢然獨立者，亦不過苟延殘喘而已；其結果人浮於事，既點金乏術，復又凍餒襲來，想起往日之榮華，不勝潛然，無事之極，東奔西走，只求得以糊口爲幸而已；

各國失職之原因，不但因其無教育，疾病，災難，煩累過多等各勞動能力之個人心身上之缺陷，如今日有山倒勢之勞動球，公司工場迭相倒閉，縱幸得牢然獨立者，亦不過苟延殘喘而已；其結果人浮於事，既點金乏術，復又凍餒襲來，想起往日之榮華，不勝潛然，無事之極，東奔西走，只求得以糊口爲幸而已；

命之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發生分配之不平等與產業組織之矛盾為起源；其後世界經濟已陷於恐慌之地位，不能較勞動人口之自然增加率，而振興產業，故此剩出多數之勞動人員者也；

三、社會之現狀及就職之觀察

吾國之社會組織既無文明各國之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過程，復又不至產業發達之疆域，因何賦閒之士，有似過江之鯽？

危然而如久涸之鮒也何？蓋因前清時代，承平日久，世家子弟，嬌養日深，為父兄者只以能享清閑之福，而以無有嗜好為幸；

如是私產雖得暫時保守，而其心志頹廢，萬念俱灰，對於國家社會，毫無裨益，所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也；其後物質文

明東漸，或見於書畫，或實覩於通都大邑之間，雖得領略一二，然亦不過窺其室，而未升其堂，所見不過外觀，所學不過皮毛而已；並且因依賴之習慣過重，而不能發奮研討，謀與文明各國並駕齊馳之間，突然於巴爾罕一隅，惹起乾坤一擲之慘局，嚮之心醉於物質文明之國土，或屍墳塹濠之岸，或血染艨艟之鐵，無復享其文明之福澤，而謀化其利益者也；當斯時也，世界各國物資之供給，反仰於未文明之東洋諸國，因此經濟界之好現象，波及吾國，時見公司林立，商業振興，凡有一技一藝及稍有知識者，均贏有餘資，享其奢侈之生活；是以既養成嬌慣之心性，又遽然博得巨利，儼然乎以為終生皆若斯也；詎料歐戰告終，現出經濟恐慌，因此頓遭挫跌，乃仰屋而嘆，不知所措之極，竟出而謀衣食，徘徊路頭，而無憫憐者故也；

敵人曾負笈江戶赤門，於民十二歸國就職連濱；當時正在歐戰之後，皆已嘗知經濟不況之痛苦，正在就職糊口之熱頗高之際；因感緩和社會問題，匹夫有責，而為謀職者奔走，迄今八載，其中備嘗辛苦，深知於此社會之下，謀職殊不易也；其

原因者何？則不外乎（一）世界經濟恐慌，事業夙免收縮，不見增加；（二）國家迫於經濟困難，無暇講求社會政策；（三）謀職人無實在教育，不足以應社會之要求；（四）家庭教育不講究適於社會生活之能力；（五）個人之習慣與性質，多有任意，不能嚴加改悛；（六）父兄與本人不諳世情，多有奢望；（七）不責已拔之志氣；（九）社會用人之處減少，遴選殊稱嚴苛等事體在焉；有此縷々衷曲，同人欲安然而得職業，上足以養父母，下足以保妻子，而享其驕侈之生活，得不亦難乎？

四、勞動神聖與國人之就職

飽食終日，而不知所用心者，乃古之所深忌，今之所最嫌者也；因有餘資，於是衣錦繡，食膏梁，徘徊街頭，所謂染成紈褲習慣，為人類之蠹者，自古及今，無國無之，而尤以吾國為特甚焉；因此國家之事業，不見發達，國民之精神，不見振刷，受列強之欺凌，而無可如何者也；試觀列國，皆因國家文明進步，事業發達，因之人才備出，技藝磨練，人位既衆，又無職業以應付，是以多見失職者也；吾國之人才，並未曾備出，技藝並未精通，而患無用人之處者，乃由國家事業，未見發達，就職之教育，未能完善而來者；如上所述，輓近文明各國，莫不提倡勞動之神聖，雖家有餘資，莫不勞動進而以維持社會，因國家文明之淵源，建設之基礎，皆由勞動而來；故習勞動，則能奠國家若磐石之安，吾國文明尙未進步，建設尙未有成績，由勞動不可以啓其精華，而增輪奐，以奠磐石之安也；國人欲使國家文明，建設完備，非個人努力，共同奮起，維持社會不可以達其究竟之目的；欲使國人達其究竟之目的，非勿論貧富良賤，皆須謀求職業，一面減却游手好閑之人，一面努

力進步，不可得能者也；素日不講求社會政策之吾國，而當此經濟不振之際，素無社會教育，欲使求生計，而裕國富，安可得乎？

五、社會政策與就職之關係

國民欲棲一枝，而苦無之者，乃國家不能調查人口，及生活情狀，而增加各種建設，以期收容各業之國民，以厚其利而裕其生者也：蓋所謂社會政策者，即此也；國家樹立社會政策，以國民貧賤安居，優劣得所為主眼，廣興教育，培養人材，分為士農工商兵五種人才，以供國家之用；於是勵精圖治，甄用人才，以長於政治者充之；開墾田野，疎通水利，開採森林，增設農場，並啓發附帶事業，以專於農牧林畜之人才充之；於通都大邑設立工場；以優良原料，製作各種工業品，勞心者以技藝人才充之；勞力者以無技藝者充之；並調查其生活程度，而定其工資之多寡，應設有勞動法律，以防財東與勞工間分配不平等之紛爭；若此則優劣所得，各得飽食暖衣者也；農工業既興，其造成品之販賣政策，尙冀有人擔任，於斯乎有商人輾轉其間，因地之轉移，而博得巨利，特於外國貿易流行以來，各國異樣貨物，得以交換，各種貨幣，得以流通，於斯業中占用許多人才，故長於斯業者，得以施展其才能也；至於兵將之選，應設立專門兵學，以獎勵人才，一面俾國民得此職業，而謀生活，一面操戈為國家之干城，一舉兩得之事也；此五種職業之中，除政兵而外，皆可以得心應手，隨意得來；故研究社會政策者，皆以農工商三種為要握；

吾國之社會狀態，非若歐西文明各國之產業組織，尙未至極點，將來可以振興產業，確立社會政策，而慰民生者也；若果能將地大物博之中國產業開發，則國人皆得安居樂業，各享幸福；必不至哀鴻遍野，嗷々待哺，真如擁金碗而行乞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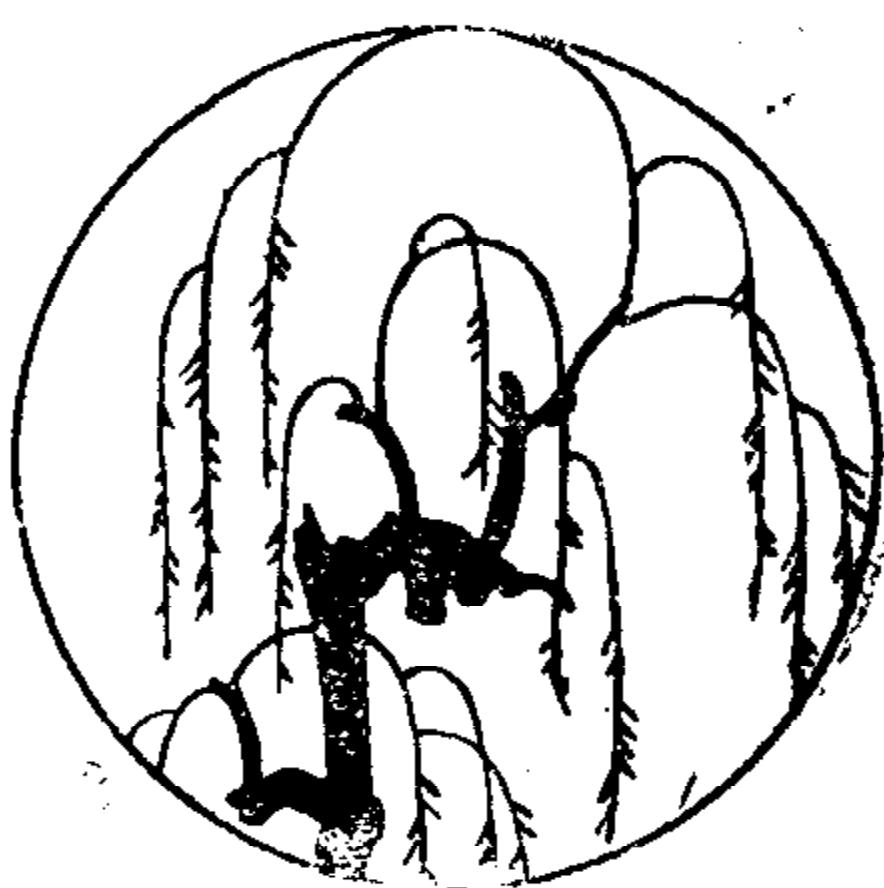
社會政策之執行與否？乃於國民之就職有至重大之關係者，可以明瞭矣。

六、社會教育與就職之關係

吾國向不講社會政策，行自由放任主義，因此國民因不得保護，不得已自謀衣食；久而久之，遂具一種冒險能力，雖於狂瀾怒濤之中，能有自在航行之勢力，今日國民僑居海外者，握工商業之大權，列諸文明各國之間，毫無遜色；在國內者，坐擁巨資，號召一切，雖屢經兵燹政變，尤能卓然獨立之隅，可思過半；然此不過就國民之一小部分而言，而最大多數，仍無生存手段，奄々待斃。雖歸國家之不講求社會政策，而亦因無社會教育之結果所致也；實因最近世界經濟恐慌，物價昂貴，嚮之生計綽餘者，今已不足，無奈乃遂無社會教育之民衆，到社會圈內，而謀衣食，因此而發生不自然之結果者，乃自然之理；若斯人者，必然由家庭教育中，先受適合現代就職心理之教育，改悛其執拗放任之性質，造成堅忍不拔之稟性，養成隨其能力而亦於其職業之習慣；對社會職業已具有資格，然後國家為百年之大計，設社會政策時，則國無曠土，市無游民；社會既然安定，產業必漸發達，文明必因之而進步焉；故曰社會教育與就職上有密切之關係者，勿庸贅述矣。

七、結論

現代之社會狀況，日形艱難，若不共同努力，此問題殊難以解決；故希若各自拋棄舊日習慣，各家尊崇社會教育，而學習之，有社會教育後，國家復設立社會政策，而濟待職之國民，則國家產業振興，國民樂業，豈不驍々然駕於列強之上者，幾希矣。



希望中華民國知識階級對於文國主義加以考究(續)

金 崎 賢 著
荻 原 生 譯

四 向眞摯知識階級勸告

中國民衆無學者居多，無學則無自覺，自覺者惟在小數知識階級之中，此等知識階級中，亦有思想舊者，爲舊習所囿者，或好耽舊生活者（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固陋者），然又有欲指導社會者，國民黨中善良份子，及黨外有識者之一部分屬此，余欲勸此種人士更進一步，棄已過景之鬭爭的國家主義，進入文化互助的國家主義，中國知識階級諸公以爲如何？余冀望互相携手，力建設最古而最新之國家，此非出於歐美之思想，乃出於亞人祖先之思想，雖終不見實現，浸潤中日人腦裡已久矣，然而爲此指導，非知識階級不可，此所以余欲向中國知識階級提倡也；

五 文國與三民主義

今日之中國知識階級，多係三民主義禮讚者；三民主義與文國之關係如何？聞三民主義係將國民革命（民族主義），政治

革命（民權主義），社會革命（民生主義）之三者，同時與以解決者，由於民族主義，排除他國或他民族，對於中國或中國民族正權力者，收回主權於國民（打到帝國），又民生主義，係鑿於各國階級鬭爭之激烈，而不可收拾之弊，欲防止未然者也（雖未能防止之中遂見發生）；孫逸仙亦曾說王道，故其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決非所謂國家主義，其民權主義，以打破軍閥——對於利害相異之個人，或黨羽加以武力抑壓，强行其兵力之軍閥——爲第一目的，而爲達到此項目的，須用武力，由民衆武力之組織化使用之，但該武力非國民黨之私有物，屬公民之用，故其兵力與軍閥所有之兵力，其性質自異，一至憲政期，如以兵力抑壓利害不一致之國人，非其目的，以同利害之國人，由其自由意思而共同，爲其目的，民族主義，以排除外國或他民族之壓迫，爲其目的，並非對於利害不同之民族，加以壓迫者，係糾合利害同一之民族，從其自由意志協力，施行團體政治，而謀其發達；民生主義係爲防止階級鬭爭於未然，對於利害相

反之階級，加以強制，非其目的固不待言，以不使發生利害相反之階級，爲其政策之目的，由此觀之，三民主義並非建設武的國家，其目的寧與余所說文的國家一致；

三民主義，並不與余所提倡之文國主義相衝突，故爲三民主義禮讚者，決無反對文國主義之理由也，只在標榜三民主義而欲施行反三民主義者，不表贊同也，即叫打倒軍閥，自墮新軍閥，用武力抑壓他黨，欲恣擅權勢利祿者，自不好文國主義，在意料之中；

六 文國主義與儒教

近年中國反儒教說盛行，大意爲儒教以禮拘束人，以安命樂道使人麻痺，勸人安分，忠君，忍耐，服從，故反對改革阻止進步，中國今日之不見進步發達，孔孟之說，與有力也，故非由中國社會棄却之，中國永無救濟之日，畢竟知識階級不得

志，不鳴不平，不想革命，由天命論欺瞞理性，麻木感情，大說忽從之德，愚多數民衆，如此則由民竊取之主權，可得萬歲安全；此說雖似有一理，又不免由儒教爲後世僞君子，或其側近學者，或宰相所利用之一部分觀察，孔孟之教多有退變的，又逃避的分子，乃認之，然非悉爲退變主義，又有進步主義，宜應時勢改之，與以新解釋，使社會及學說，與世推移進展，如此待諸後人之力，有人爲說謂中國毫無進步，逐年衰微，此因儒教之弊，然儒教最流布之地，即爲日本，儒教精神在日本最見其發揮，不但於消極的，維持社會秩序，在其積極的進步方面，亦能用之，明治維新之成就，儒教精神所負居多，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各方之發達，亦基因多年以儒教，養成國民精神之結果，吾人肯定其弊亦不少，然利與弊，無論何物皆有

之，如謂中國受儒害獨多，則後世華人誤其應用之罪耳，以此歸罪於先哲，殊不合也；

文國主義非辯護儒教，而斥反儒教說者，反儒說之一部分是認之，又其一部分認爲偏見，已如上述；文國主義非祖述孔孟者，鑒於現代國家主義之艱難，考察其將到達之將來，而得出之結論也，適發見其結論與中國先哲之主張相一致而已，如自今日之實際不得此項結論，余亦以大同世界或王道國說，認爲空論看過之，亦未可知也，余之對孔孟之說，不如中日儒者絕對的尊信之，又對其說之解釋，不必從先人之解說，爲獨自之解釋，余惟佩服哲人之聰明，在二千五百年前，開示今日之結論而已，惟因古今異時，其言未必適合今日之事物，固不待言，譬如孔子所言「天」，與吾人所思「天」，不能同一視也；

七 文國實現性之發見

余所說文國，原係理想，不能今日遽爾實現之，固不待言矣；大戰以後，雖見國際協和思想漸次擡頭，一方在各國，國家主義的色彩亦形濃厚，今日雖有提倡世界大和平之人，然有少，所有國家益趨國家主義，如於國際場裡，其所說，其所考慮，雖係國際的，其實皆不出自國本位，國際會議譬如軍縮會議，席上所說，所思者，皆係自國本位，此等事在今日之狀態，又屬當然之事，然而在如此狀態之下，猶說世界之大和平，雖似痴人說夢，由他面思之，如專念自國本位，畢竟不堪國家主義積弊之結果耳，在其本心，不必爲專念自國之利益，在國際協定，不許其中一國獨享有好條件，人皆知之，然尙且不得不專圖己國本位者，即示其窘迫殊甚，如止於專圖自國利益

乃無國際會議之必要，開國際會議，因知有國際會議之必要，在其席上致各自主張自國本位之矛盾，又爲窮狀迫切之所致，在國內大施國家主義的政策，亦屬同一心理狀態，由此觀之，以如此傾向爲國家主義向新方向轉換之時機接近，亦係一面之觀察；

雖然其實現，固不容易，然已爲多數民衆內心所冀望者，不可不努力使其早日實現，在此過渡期有何辦法？今日之國家，不能遽爾勵行不戰條約，不禁復發前途遼遠之嘆，於此使余注目者，乃爲中國之實情，竊以爲中國非負有新國家與舊國（現國家）連繫之運命耶？如由中國擔任其過渡時代，則頗易變遷，可望早日轉換，此因中國對於建設文國，具有種々好條件之故，余初見中國，見無國家觀念，再觀之，見無對於國家觀念之基礎觀念，當初以此爲中國可悲之事，嗣悟此等觀測爲西洋思想所累，近代國家已到極點，世界傾向已求新國家，所求新國，即不外文化的而經濟的團體，伊等冀望，以戰事爲建設近代國家而使之發達之希望，然爲文化經濟團，則饒有發達素質，此爲中國計，絕非可悲，寧爲可慶，不須近代國家應受地獄之苛責，具備直到新國家之條件，不獨爲中國爲幸，以中國爲開拓新路之先導，各國亦得達新路，乃爲世界之大幸，余見中國無對國家觀念之基礎觀念，考其歷史，觀其儒教，再察國體及社會相所由來，頗覺興趣，中國採用文國主義，其國際的地位，外交上毫無危險，又地廣而同種文化民衆之多，民族之文化力，或因人格性情等之民族根底力之雄厚等，決無內部破綻之虞，中國具備如此種々好條件，此所以首先勸告中國也；

如謂中國不具備國家之條件，恐華人皆覺不快，然是言決

非侮辱華人，寧爲祝福之意，目下中日外交問題糾紛之秋，兩國國民，在其個人間，亦不免時有不快感情，然研究如此問題時，不可不除去一切感情，就中當此文國主義之考究，如外交或如政策，斷不可插在其間，如現在國家的牆壁，亦不置眼中，請閱者諒之，中國採用文國主義，在外交上毫無危險，在內治上亦無可虞之事，已如上述，然而此事最爲緊要，此爲中國無上之強點，中國已有此強點，故勸中國採用文國主義，雖然由華人觀之，其感不安較吾人必大，以爲處此列國虎視眈々之境，如無兵力，中國立受侵略國亡，然實不然，無兵力亦其國際地位，較今日並不惡化，有兵力却作兵力的比較，有使低下之虞，對此問題之研究，不問論者之內外人，須要虛心坦懷考究之，但內亂不息，無假研究此等問題，內亂因軍閥心理跋扈國內而起，欲止息內亂，有識者宜起而開始文國運動，指導國民思想，教育之，阻止軍閥心理，似他無方法，文國主義在中國之內治外交，不但無害，助長之，爲拯救中國之方法，余對於中國現狀，始抱悲觀，然此等時局置於不顧，由大體觀察，發見建設文國，頗有適宜事由，知實現至難理想有實現希望，世界以中國爲中介者，可望使其轉換爲新國家，不然，如世界大和平，殆似不能實現之空想，徒冀由人類社會除去戰事，或如說全世界大和平爲人類終局之目的，自古皆人所思所言，須余特提倡於此也，知中國具備建設新式國家之條件，殆類空想之理想，頗有實現性，始發表此項意見；然至其實現，尙屬不易，唯有上天之理想，降至中空之感耳，更使其下至地上，不可不待諸同志之堅忍研究，與其努力也。

原文係客歲滿洲事變發生前之發表，滿蒙面目，雖大見變化，著者所論，不但不受影響，益見其卓見，至於事變後之著作，願後日譯載之，譯者誌

的，進步的，欲應潮流的趨勢，環境的推移，非從事革命，無改進之機會；欲求中國一線之新生路，除革命外，無第二辦法也；今者革命已二十年，國民黨統一亦五六年，究竟給了我們些什麼呢？以言人物，則流氓地痞，盤踞要津，斂養輿臺，盡成重鎮；以言政治，則腐朽依然，污吏貪官，觸目皆是；犧牲之謂何？我熱血健兒之頭顱，僅換得當道數人行使罪惡之地位，更從何處訴冤耶？吾友感時詩中有句云：「覽鏡欣看頭尚在，傷心不覺淚俱枯」，蓋已痛心之極矣！

在我們如醉如狂的奔走革命的時候，以爲革命成功後，必一反頑梗不化，頭腦空洞的舊官僚之所爲，某事應如何刷新？某事應如何改革？某事應如何提倡？某事應如何……？滿腹的樂觀，以爲這筆犧牲的代價，無論如何？決不致於虧本！到今日怎麼樣？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回想當年，光陰可惜；噫嘻！革命的結果是這樣的嗎？

不革命，現勢的危險，難於袖手旁觀，有負國民責任，且民衆的痛苦毋由解除；革命，不過爲少數人造成爭權奪利的機會，不獨所期望的，盡成畫餅充饑；對於民衆，反爲多造成一重罪孽；處今日之中國愛國者，大有不革不可，革亦不可，進退兩難，無所適從之痛苦；嗚呼！是誰之咎？

革命爲的是改革；不改革而革命，不獨爲無味的犧牲，革命二字乃絕無意味，不能成立；以故革命二十年，只能算搶奪政權，不能算革命；要說是革命，試問革命後給了我們些什麼？

文學革命後的現象

吾國的文學，自東晉以後，日趨綺麗，以排偶聲調相尚，所謂六朝體是也；文學固然極佳，但是偏於藝術方面，似乎不

切實用？然士子狃於故習，經時累日，不改故常；直到唐時，韓文公異軍突起，不爲陳法所囿，改爲散體，士子稱便；文學至此一變，故後之稱韓文公者，謂「文起八代之衰」，蓋文學因誠爲本；及明，陽明之學大昌，以良知良能爲主；餘則多以讀死書，獵取一官半職，得升斗之錄以自奉，於願已足，不獨無改革變通之學識，更無一有此膽力以言文學之改革者；有清之季，西學勃興，漢學乃受一大打擊，旋以科學種種，雜出紛岐，譯述者既少漢學之有根底者，而艱深又非一般略識之無者所能瞭解；中國科學之不能進步，此亦一大原因？於是對於文學，漸有改革之傾向，然尙無一魄力過人之人，敢爲嘗試也；

自胡適之博士倡文學改革後，以合於時代的需要，竟風行草偃，舉國和之；加以當時文學家如蔡元培，陳獨秀……輩，起而爲之聲援，風靡一時，遂爲文學一大變動；蓋胡旣通西學，而漢學亦極有淵源，順潮流之趨向，故能收得美滿效果；文學之有今日改革的現象，胡之力也；但天下事，往々利之中有弊，互相倚伏，於是纔坐三日學房，尙不明「之乎者也已焉哉」之輩，亦公然著書立說，遂譯西學，大有令人莫明其妙之感；曩之以古文筆法譯書者，其病在艱澀不易爲一般之所瞭解，然漢學有根底者，尙能一目了然；今之以語體文及白話文著書譯書者，有令人自頭閱至末尾，終莫明其全書之所以然，或竟一句長至數十字，而終不知此言作何解者，則較之艱深之文字則尤無辦法；故今日之現象，所出之新書，固已汗牛充棟；而一擇其有價值之可看，及文理之通暢者，十難得一焉；嗚呼！文學固以應時代之需要而改革，然如今日之現象者，又豈改革者之初意耶？

日語講義

- 1 僕ノ分モ一所ニ取ッテ來テ下サイ 賴ミマスヨ
 譯 請您把我的份兒也一塊兒給拿來罷拜托々々
- 2 コンナモノナラ満洲モ耐エラレナイ寒サデモナイネー
 譯 若就是這麼個樣子滿洲也不是冷的受不了啊
- 3 仁丹ノ廣告料ガ年ニ何十萬圓ヲ下ラナイト云フカラ大キイネー^{ジンダンゴウコクリヨウナシシユウタクダ}
 譯 仁丹的廣告費一年聽說不下幾十萬元真夠大啊
- 4 今日ハコンナニ晚クナツタカラ彼人ノ來ナイノモ道理ダ
 譯 今天都到這麼晚了他不來也怪不得了
- 5 窓ヲコヂ開ケテ室內ニ入ッテ行ツタト言フガソウデス力
 譯 說是把窓戶撬開進屋子去的是那麼着麼
- 6 翻譯スルニハ餘程其ノ文中ノ要點ヲ譯スル必要ガアル
 譯 翻譯的時候總要把那文字裏的要緊地方翻出來是要緊的
- 7 年來此不景氣ノドン底ニ陷入ツテ本當ニ未曾有ノ辛イ生活テスネ
 譯 年來陷在這個蕭索窩裏了，可真是向來沒有的艱難生活啊
- 8 此ノ問題ハドコデモヤカマシクサワイデ居ルカラ實際世界的重大問題デス
 譯 這個問題無論是甚麼地方都鬧的很利害的可實在是世界的重大問題
- 9 アメリカノ農民ノ状態ヲ見ルニ其ノ窮状ハ實ニ慘憺タルモノアリマス
 譯 看一看美國農民的情狀那種窮苦狀態真是令人可憐哪
- 10 農民ノ窮状ガ斯クモ甚シキニ至ツタ原因ハ何シデアリマセウ力
 譯 若這麼着農民的困苦情形到了這麼利害所以然的原因是甚麼呢
- 11 其レハ大戰當時餘リニ好況ニアツタカラ其ノ反影デアルト思ハレマス
 譯 那是因為在大戰當時的景況太過于好了我想這是他的反影響就是的
- 12 大統領ハ其ノ最低價格ヲ定メテ若シ此レ
 譯 トウリヨウサイティカカク

- ヨリ以下ニ下落スレバコトゴトクコレヲ
買收スルト聲言シマシタ
譯 大總統定規了一種頂低的價格若是從此再往下落聲明了就都要收買的
- イヅレノ國デモ其ノ人口ノ大多數ヲ占ム
ルモノハ農民デアリマス
譯 不論是那個國家占人口的大多數的是農民
- ドウシテ斯クガラ空キデアルカト間ヘバ
賣レヌカラ品物ヲ持ツノ必要ガナイトノ
答デアリマシタ
譯 問他爲甚麼騰的這麼空嗚回答說是因爲賣不出去就沒有存着貨的必要了
- 若シ生産高ガ全能力ノ三分ノ一ニ減ジ
テ居ル現狀カラ考ヘレバ株價ガ三分ノ一
ニ減ルコトモマタ止ヲ得ナイノデアリマ
ス
譯 若是從生產數目減在全能力的三分之一的現狀上看起來股價落到三分之一也是不得已的
- ドコデモ銀行ノ貸出ニ對スル抵當ハ株券
債券ヲ主トシテ居ルガ其ノ價格ガ遂ニ三分
ノ一甚ダシキハ四分ノ一二ナツタノダ
譯 起來股價落到三分之一也是不得已的
- カラ銀行ノ窮狀モマタ當然デアリマス
更ニ國際經濟ノ立場カラアメリカヲ見ル
ニ戰時中未曾有ノ繁榮ヲ極メタノデアリ
マス
譯 再從國際經濟的立場上看美國在戰事之中經的那種向來沒有的繁華是到了極處了
- 同時ニ海外ニ巨額ノ資金ヲ固定サセテシ
マツタ戰時米國政府ガ聯合國ニ融通セル
譯 同時對海外把多數的資金叫他固定妥當了美國政府在戰時對聯合國通融的債權是二百五六十億美金了
- 其後債務國ノ窮狀ヲ察シテ英國ヲ除ク他
ノ聯合國ノ債務ヲ減少シテ其ノ三分ノ一
トナシ或ハ四分ノ一トナシテ此レヲ整理
シタルモ今日猶ホ實ニ百八十億弗ノ債權
ガアルノデアリマス
譯 之後諒解了債務國的窮苦狀態除了英國之外別的聯合國的債務把他減少了作爲三分之一或是作爲四分之一的雖然是這麼整理了而現在實在也還有一百八十億美金的債權哪

般妙相；左善才，右龍女，站立兩廂；菩提樹，簷菊花，千枝掩映，白鸚鵡，與仙鳥，上下飛颺」；此數句爲梅蘭芳腳本之「天女散花」，如法律有興行權在，梅蘭芳以外，他人不得演「天女散花」，（除經梅蘭芳許可者以外），至於非「天女散花」之戲，更不能用觀世音滿月面數語，試問所演他戲，與觀世音滿月面者何干？又何嘗有左善才右龍女乎？凡竊人之腳本，其罪與竊人之財產同，中國不重腳本，人人得以仿唱，以訛傳訛者有之，一誤再誤者有之，於是戲文戲情不堪問矣；更有崇拜先伶之人，往々云：「某角無此腔，某脚有此一轉」，遵守遺規，有如國法，余竊以爲此種習氣，絕不能使戲劇改良，票友應使戲劇之價值增高，方不負文人之資格，此余之偏見也；

附 戲 中 之 猴 話

中國戲中之有猿猴者一覽

閻天宮	(孫悟空)	別名安天會
閻地府	(孫悟空)	
水簾洞	(孫悟空)	與花果山略有不同
花果山	(孫悟空)	
芭蕉扇	(孫悟空)	與二郎神關法，別名頭本寶蓮燈
盜魂鈴	(孫悟空)	別名八戒降妖
金錢豹	(孫悟空)	變作小姐在洞房捉妖
無底洞	(孫悟空)	變貓與老鼠精關法
泗州城	(孫悟空)	

僧界以猴爲名或別名者

楊猴	楊月樓	小樓之父也；月樓以飾孫悟空得名，故曰楊猴；更有人以小樓稱小楊猴者，
賽活猴	上海之武生，一時有名之角色，老賽活猴，姓鄭名泰，以飾孫悟空得名，故曰賽活猴；其後上海所見之賽活猴，	
其子也，北京有郝振基，亦以飾猴得名，郝研究猴之動作，家		
中蓄猴二頭，寢食與之俱，故郝之飾猴，完全體貼入微，有真		
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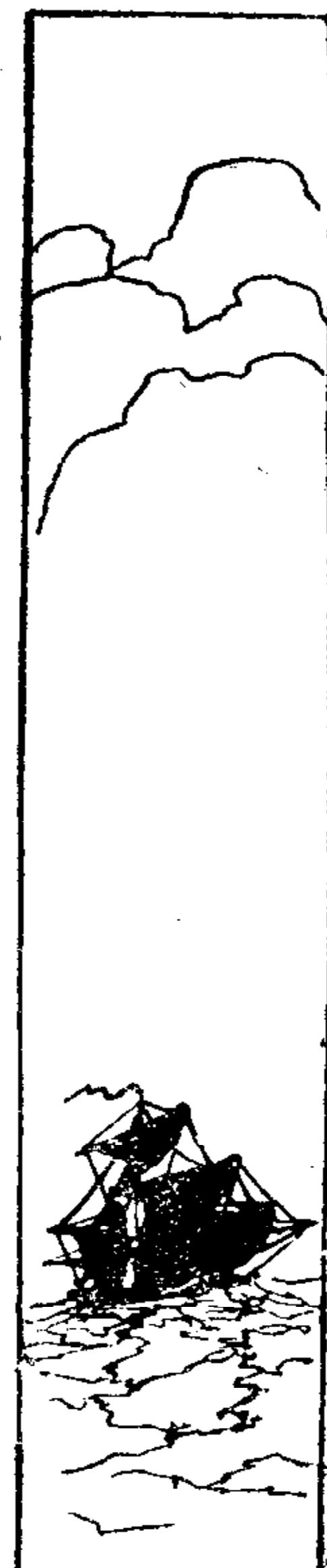
雙心鬪（孫悟空）真悟空假悟空相鬪，一名雙猩鬪
金刀陣（孫悟空）搖錢樹（孫悟空）盤絲洞（孫悟空）以上十四齣皆係孫悟空之戲

余幼年曾見一二戲，忘其名，一爲唐僧取經，有悟空悟能悟淨隨行，又一戲，爲收伏白龍馬，亦有悟空，亦不記其名堂，令人捉猴爲樂，其後駱宏勳花碧蓮，亦到平山堂相見，樂一萬等擺擂臺之最初原因；

綽號之有猿猴

「落馬湖」，猴兒李佩，因其綽號爲鐵臂猿猴，簡稱之，曰猴兒李佩

「申」之折字



李文權

有某折字先生，馳名海內，一日有人以「申」字詢，先生在石板上書一申字，左右端詳，曰：「此字大吉，查此字歸入田字部，上下出頭，由字有出頭之象，甲字爲第一天干，申字是由甲字上下出頭，上下千古，無往不宜；若有人在旁相助，可以伸長，若加示旁，自有神明相助，申字上下加一橫畫，即成車字。先生若是交通界的人，無論火車電車長途汽車運貨大汽車等，皆可組織公司，一定成功；車字上加一「」字，便成軍字，軍閥是人々畏懼的，凡人一曰軍字，大有談虎色變之勢，一曰軍，便使人頭暈，軍字是不祥之字，然而加一「」字，遂成運字，人人皆有善運惡運，人之一生，若其運不至，諸事不能成功，

會見人運命未到，雖多方運動，亦不能成功；成功之人視乎運，運之本在申字，申字上加二下添二字，便爲重字，重字是重重疊々，似乎是個好字？然而運不至，債臺重々，或者還有重憂之患，重喪之耗，若就好的一面言之，三月初三是重三，九月初九是重九，九重是天子之尊，有運之人，加以運動，動字之旁有一力字，凡天下之物，不用力則不能動，運動當有相當的

力量；既有相當之力，一經運動，便可達九重天子的地位，但其人無此運命，終歸失敗，旁人之力也無用，運動結果，把上下左右，一掃而空，只剩下一個申字，申屬猴，每年正月鄉間要猴識，固是一種兒戲，然而猴子戲却也有趣，忽而從箱中取一件官衣戴一頂紗帽，便是一個官，又從箱中取一身武裝，便是一個武人，又從箱中取一身女衣，便是美人，但總不脫沫猴而冠，若取出一頂王帽，彷彿是當朝天子，仔細一看，望之不似人君，猴戲演完，依然是一個猴子，申字的變化，大致如此；申字屬西方，又屬金，金是兵戈之象，西方主有兵戈，加一口旁呻字，呻吟字不佳，或有病人？又古卦遇有呻吟，主事不能解決，申字加一金旁，是個鉢字，是化學字，不是中國古字，若加一土字，便是坤字，乾坤定位，世界昌明；申字橫寫，下邊加一貝，彷彿似貫字，貫字是貫串的意思，先生的事業，一貫到底，可賀可賀」，求折字之人，付錢而去，事爲上海申報登出，一時折字者之名，傳遍申江，忽爲註申司令部所聞，因其近於迷信，三令五申，禁止營業，重言以申明之，於是拆字者不能拆字矣；

申字之名

周申甫

春秋 晉公子申生

戰國 春申君

申姓名人表

商申徒狄

東北文化化

周申女 申伯 申繻 申愈 申冉 申犀 申驥 申翹 申

申女 申伯 申繻 申愈 申冉 申犀 申驪 申蒯 申
鮮虞 申豐 申無字 申亥 申夜姑 申包胥 申句須

鮮虞 申豐 申無字 申亥 申夜姑 申包胥 申句須
申鳴 申胥 申黨 申根 申須 申徒嘉 申詳 申巫臣

申不害 **申叔時** **申叔儀** **申叔豫**

漢 申陽 申公 申培公 申輓 申咸 申威 申朔 申文炳

申章昌

晉申鍾申香

南北朝 申永 申宣 申謨 申恬 申坦 申季歷 申憲 申

令孫 申闡 申元嗣 申謙 申爽 申逢道 申徽 申祜

申康 申敦 申靜 申處

唐申秦芝申稷申叢申堂構

五代 申漸嵩 申迅

宋申積中申世寧

明申克敬申祐申綽申綸申盤申儒申相申理

申錫 申穟 申佐 申湛然 申時行 申泰 申在廷 申

用懋 申嵩嘉 申良 申嘉言 申蕙 申佳引 申傅芳

申周輔 申懷珍 申嵩秀 申爾忠 申佳胤 申爲憲

清 申立功 申自然 申涵先 申涵盼 申涵煜 申朝紀 申

頰

中
署
姓
名
人
表

申屠姓名人表

漢 申屠嘉 申屠剛 申屠蟠
元 申屠致遠 申屠徵
明 申屠衝

一說申屠氏，爲申徒狄之後裔，明以後，申屠氏皆簡稱申氏，

學校	申江英文專修學校	申江公學	私立申新兩等小學校	茶館	旅館
	申江公學			老春申旅館	申江旅館
				春申話雨樓	春申鴻福樓
				申康金店	申康金店
				申美進出口行	申美進出口行
				申大洋貨行	申大洋貨行
				申昌機器廠	申昌機器廠
				申茂蓬行	申茂蓬行
				申新紡紗廠	庚申織物工廠
				申孚洋布莊	申孚洋布莊
				申昌泰洋布莊	申昌泰洋布莊
				申泰洋布莊	申泰洋布莊
				質興申號（古磁顧繡）	質興申號（古磁顧繡）
				申益呢服公司	申益呢服公司
				申大麵粉公司	申大麵粉公司
				申泰木器店	申泰木器店
				申報館	申報館
上海街名	申吉里（閘北）	申新里（新界）	申鑫里（閘北）	新申報館	山東路
				漢口路	南北市機廠街
				北四川路	北四川路
				文監師路	文監師路
				興聖街	興聖街
				太和坊	太和坊
				畫綿里	畫綿里
				靜修路	靜修路
				江西路	江西路
				寧波路同和里	寧波路同和里
				香港路	香港路
				大新街	大新街
				南市外馬路	南市外馬路
				祥麟里	祥麟里
				麥家閼慶雲南里	麥家閼慶雲南里
				老北門內薩珠街	老北門內薩珠街
				愷自邇路惟善里	愷自邇路惟善里
				韜朋路	韜朋路

編輯部

一月十五是「元宵節」，照例似應慶賀一下；然而環顧國內外，有什麼慶賀的事沒有？

一月一日和十五日的慶賀，大約有三種意義？一是年的一起首，祝這一年的順利；一是表示萬象回春，各物皆有生意；一是表現太平景象，熙々融々的過快活日子；現在的中國，離太平二字還不知有幾千萬里？這一年的順利更是談不到，然在氣候上萬象回春，却是不能除外的，因此依然要慶賀一下才是；不知閱者感想如何？

(即神茶鬱壘，亦有謂係秦瓊尉遲敬德者)……為慶祝，日本以

門首削三尖竹縛而繫之於門之左右，又門框上綴以草繫橘子一枚……為慶祝，諺云：「出門三五里，各處一鄉風」又何況兩國？宜乎各別矣，

新年的市面，並不見有何特殊的表現；有人說：「或者是因為金融緊迫」，也有人說：「中國人係舊過陰歷年，在陽歷新年仍舊和平常一樣」，可見我們貴國人的頭腦，其守舊之堅忍真不可及，無怪一切不能進步矣；

日是以天然的明暗為界，年月是人為的分出段落；要是不分出年月的段落，一天一天的往前過，記憶頗不容易，一年十二月，也覺太長了，所以十二月之中，又分出幾個節來，都是便於記憶，除此以外，並沒有其他的意義，必定要祝賀這個段落，為的是甚麼？

中日文化協會之使命

本協會為中日兩國人之共同文化機關。於民國九年創立以來。對於東北文化之進步。國慶廿年存之目的。努力進行。頗蒙中外人士之嘉許。
茲將中日文化協會各事業列左。

調查研究事業。東四省之學術。調查之而研究之。蒐集正確之材料。而備應用者之參考。

(二) 介紹宣傳事業。以東北方面之事物。介紹之而宣傳之。如電影。展覽會。講演會。及謀旅客之幸福為之導引。

(三) 中日親善事業。中日兩國。往住彼此隔閡。本會設中日交歡會。或以不會資格。為之排難解紛。

(四) 教育事業。附設中華女子手藝學校。以助長女子之職業教育。

(五) 出版事業。促進文化之必要。從事編纂書籍圖表。以廣流傳。

(六) 發行雜誌。以本會目的發行。東北文化半月刊(漢文)。每年並出版各種書籍及隨時單行小冊之類。

一會員

本協會之會員分左列之五種。

一、會誌講讀者 每月擔任現大洋貳毛或每年現大洋貳元。

二、普通會員 每日擔任會費現大洋一元。為終身會員。一次繳納會費現大洋二百圓。即

四、特別會員 乃係一種法人資格如銀行、會社

五、名譽會員 對於本會有殊勳巨功者得由本會商店等每年擔任左列之會費。
(年額 現大洋一百元以上)

二 會員特典

本會會員得享有左列之利益。
一、凡本會會員每月由本會贈送本會出版之東北文化半月刊。再特別會員得由本協會宣傳自己之營業。

二、本會出版各書籍會員得享有減價之利益。
三、凡本會會員對於滿蒙各種事物之調查有懷疑處。得向本會並立予以滿足之答覆而不收費。
四、凡本會主催之各種講演會無入場費者。會員亦享有減價之利益。

本 誌 定 價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一
普 通	封 面 及 底 封 之 内 外 面	二十 五 圓	
正 文 后 十 五 元	一 回	一 回	一 回

廣 告 價 目 表	
等 第	地 位
特 等	全 面
優 等	半 面
正 文 首 篇	四 分 之 一
正 文 封 面 及 底 封 之 对 面 及 一 回	二十 五 圓
正 文 后 一 回	一 回
正 文 十 元	一 回
正 文 七 元	一 回
正 文 一 元	一 回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大連市紀伊町九十一番地
發行人 石 田 貞 藏

大連市紀伊町九十一番地
編輯人 中 溝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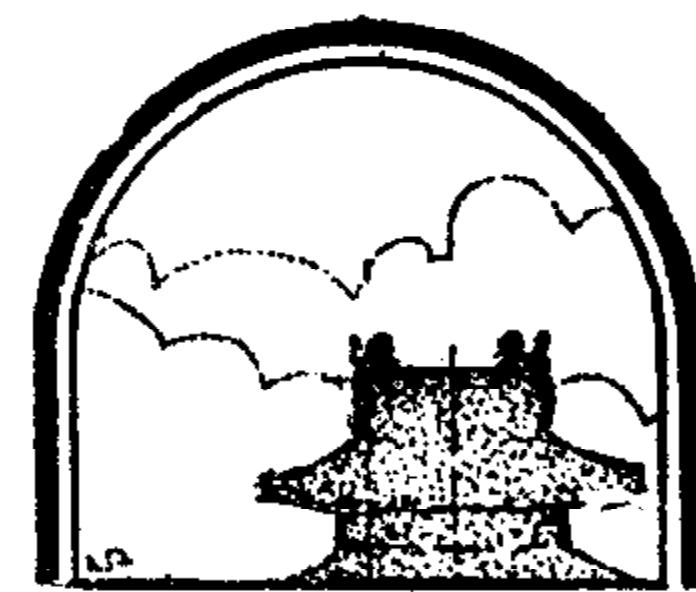
大連市東公園町三十一番地
印刷人 吳 妻 力 松

大連市紀伊町九十一番地
印刷所 中日文化協會印刷所

旅順市朝日町
發行所 中日文化協會旅順支

哈爾濱文化院
所派分

哈爾濱文化院



對於臧式毅君之貢獻

記

者

東北自事變後，地方一切行政……，無一不在停滯之中，醞釀復醞釀，始由地方維持委員會擴大其權限，一變其維持性質，而爲地方之施政機關，脫離中央，獨樹一幟，此種現象，果爲暫時的？抑爲永久的？在中日交涉未決定之前，殊不敢下一確定之判斷；蓋日本既屢次宣言，對於中國無土地之野心，則交涉解決後，東北之土地，自應交還中國；日本既交還中國，則所謂東北新政權，自不能再事過問而庇護之；豐腴之東北，中國是否聽其獨立？東北是否能敵對中央？是否有獨立之資格？均爲疑問；第未來之事，既不敢作肯定之判斷，則在此過渡期間之所謂新政權？固已發號施令，而爲行政最高之機關矣；今則復由維持會之新政權，轉移於前遼主席臧君式毅，政局又一變矣；吾人爲就事論事起見，不問既往，不管將來，既有臧君出山，似不得不有一言以貢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願臧君之虛裏一閱覽之也；

臧君繼承委員會之後，既已宣言脫離中央而獨立，自無中央之一切政令所束縛，正可恣行自由意志而措置之；況臧君從事於東北有年，深悉曩者得失之關鍵之所由來，恆於民意者，應竭力以繼續之，其所失者，失於何點？應竭力以糾正之，所

謂治新國者，必須與民同好惡，前車之失，後車之鑒，前事卽後事之師；若於是，而東北被蹂躪之民衆，有不奉臧君爲救主，簞食壺漿以迎之者乎？記者對於前委會，亦曾爲文以勗勉之，並附以種々期望，尤願臧君之早有一施政之具體辦法，以慰垂斃之民衆也；臧君旣已脫離中央，自不慊於張氏，則臧君於就職之初，最低限度，似應有以下諸點；否則萌芽甫茁，或不久已蹈前人覆轍，令人笑前人，後人復笑今人，其結果詎堪問乎？所謂最低限度諸點如左：

一 治 安

東北素稱多匪之區，自事變後，欲藉匪以自重而爲進身之階者，大有人在；昔日之匪，爲人民所痛惡，今日之匪，乃爲利用者所歡迎；事變以來，不獨鄉居之富戶，爲匪所垂涎，即城市之中等人家，亦無不蒙其惠顧；殺人越貨；在昔視爲重大之案，今則已習爲故常，司空見慣；是以農者輶耕，商賈裏足，駭汗相告，蹙額相觀，大有不知死所之痛，而實亦隨時有死之可能；民十六武漢之赤色恐怖，毋是過也；臧君旣繼前政權之政策，脫離中央及張家之羈絆爲號召，自應首以綏靖地方

爲當務之急，所謂除暴安良，與民以信；孟子曰：「得天下之道，得其民，斯得其心矣」；臧君於就職之始，首在得民衆之信仰，欲得民衆之信仰，尤須安人民之生業，生業安則民心得矣，民心既附，後之不滿臧君者，無論飛機大砲，迫之亦有所不能，蓋已得民衆之擁護，民衆之力，非武力所得而奪之也；民心卽天心，天視自我民視，此維持地方治安，爲臧君唯一之急務，無可推諉者也；其維持之法惟何，最要則在清鄉，剷除匪之根本，藏匪者與匪同論，匪旣無寄跡之所，自非遠颺不可，匪之根株旣絕，而良善乃得慶甦生，此後地方秩序，概以民衆自衛，輔以官廳警察，卽已綽然有餘；但軍隊之名，絕不宜有，有軍隊，便不久可以恢復匪之地位，因軍匪互爲因緣，其性質頗有近似處也；若以軍隊爲護衛及新政權之保障，則張家數十萬雄師，如今安在？殷鑑不遠，焉忍蹈之；此臧君之急宜注意者一也；

二 金 融

金融停滯，民生困頓，金融流通，商賈振興；是金融關於

民生及商市者至重，不可忽而玩之也；東北自事變以來，公私之損失，民衆之流離，金融之受其影響者，曷可以數計？目今東北民衆嗷々而無生路者，望救情毀，有如饑兒之望乳，殆又過之；東北商場，表面固已照常營業，然因地面之蕭條，金融之緊迫，因事變之影響所及，早已朝難保夕；其望政治方面之補救，以延殘喘者，亦不讓待拯之飢民；環顧東北金融之狀況則如何？不惟停滯，直枯竭耳！吾恐舊歷年關過後，商市之倒閉者，不知其有幾何？或竟等於罷市？亦未可知？嗚呼！商民困於市，農人窮於野，試問尙復成何世界？臧君將何以存在？

無異自滅耳！臧君如欲鞏固其地盤，延長其生命，得民衆之擁護，則急宜設法活動金融，以蘇民困，此卽臧君前途一線之生機，亦卽臧君之新生命，應急宜注意者二也；

三 減 稅

苛捐雜稅，爲前清秕政，民國成立，以經濟困難，尤而效之，以致物價騰貴，民困益深，全國皆然，而今日之東北，則尤爲特甚，商旅裏足，良有以也；查稅捐之設，本爲國家收入之一種臨時救急辦法，所謂剜肉補瘡，飲鴆止渴者是也；其結果農產品以稅重而不能輸出，商賈以稅重而無法懋遷，商農交困，而政府之收入逐漸減少，反較征稅以前之不稅時代而猶不如；故爲臨時救急則可偶一行之，長此不除，不獨病民，政府亦交受其病；況東北民商久困之餘，加以事變之影響，枯魚之肆，尙忍加以吮吸耶？又況臧君就職伊始，與民更新，尤應以富民爲惟一原則者乎？誠能豁免一切苛稅雜捐，則商農不啻如魚得水，金融自不虞枯竭，而臧君乃立定脚跟矣；此臧君之應急宣注意者三也；

綜上三端，在臧君就職之始，記者認爲施政中之最緊要而應行在百政之先者；處此百廢待興之際，如吏治，如交通，如實業，如森林，如礦業，以及一切時代之建設，無不應在急辦之列；然民業未安，從何辦起？經濟不裕，從何着手？蓋民爲本，本不立而辦事之原料無由取携；金錢尤爲辦事之母，經濟不足，生活猶虞不給，尙有何事可辦？如能將治安金融兩件辦理得法，其餘一切便可迎刃而解，正卽施行一切建設之先容也；記者個人之見解如是，願臧君之有以注意及之；豈僅人民



文苑

壬申歲首

李文權

其二

夢

荅

風掃長空淨。雲流峭壑幽。松釵橫落日。楓纈綺新秋。沙鳥相
還往。蒲帆自去留。苔磯堪一座。詩思與天游。

星公主任榮膺保陽地方法院庭長
謹賦七律二章餞別敬希 鄭政

翩翩裘馬出京畿。喜溢彈冠逸興飛。滄海搜珍慙薦鶚。陽關判
藝送征駢。乘舟郭泰英聲播。備筆班超壯志違。星公於民國十七年冬由民庭調補民事執行處主任推事。下走時在該
方面服務。諸荷關垂。良深感念。重過銅駝荆棘地。飄零誰問舊烏衣。

勳華彪炳冠當時。湖海元龍世共知。金闕觚棱榮別夢。玉堂鈴

索繫吟思。翁松禪司農贈汪鰐亭侍郎南旋詩。玉堂蕭條悶鈴索。君去我留誰與樂。傳經望重文中子。星公曾任北平

都文學院暨保陽河北大學等處教授。折獄名馳雋不疑。星公在北平地方法院民庭有年。緣情定律。一秉大公。頗有昔賢冷泉判事風度。
都人士至今尙多感瑤華曾逮賤。故山猿鶴訊袁絲。星公視事後。曾由津津述之。仁情誼殷肫。謚於言表。

詠螟蛉

李文權

謚於言表。

史讀元明感慨生。滄桑興替倍關情。每觀三百年來事。代謝新
陳幾變更。
去年不幸驚洪水。澤國災餘曾幾時。欲作賀詞何可賀。壬申二字記干支。

懷舊呈南大將

李文權

世人知有螟蛉子。七日殷勤蝶羸呼。類我豈能真似我。微蟲畢竟太癡愚。

落花四首呈梅生太丈子幹年丈次

煌祿青縷衡三世伯兼簡大同天

因芷洲煥辰彤武夢苓孤血式中

紅蕉移主以及珊瑚網諸詞客和

十五同臨詩酒會。

昔在天津每月十五集中日人士開會謂之十五會。南大將必列席余亦列席。津沽萍散歲頻更。

將星今日來東北。偃武修文乞太平。

三門晚眺

黃偉伯

橫吹不耐五更風。玉蕊瓊香委路中。芳甸蕭條空走馬。素心無
賴妬征鴻。雨斜梨漲梁園雪。夕照桃流古渡紅。正則無人潘岳

介

如

死。年年幽恨自難窮。

其二

渺渺愁懷若爲開。瑤京吹謫亦堪哀。丹黃萬古稱龍種。運目千秋誤鳳媒。好夢已隨流水去。情魂常共暮雲回。金鈴十萬何由乞。腸斷樊南寸寸灰。

其三

銷謝蝶媒。艷蹟竟同霞綺散。癡心常盼斗杓回。情天夢覺繁華日。休向昆明訪刱灰。

金枝玉蘂等香塵。合向牟尼問夙因。薄命應同墜溷絮。多情竟作墜樓人。河陽漫詡當年盛。朱雀爭哀此日陳。寄語飄茵休自怨。有風扶汝上青雲。

其四

洗盡濃粧處處同。繁華刺眼轉成空。傷心但見千叢碧。拭眼猶

希一點紅。最是沉濛愁北渚。不勝搖曳怨東風。玄都金谷春無主。祇有殘葩伴暗蟲。

介如先生以落花大箸徵和次韻賦

呈郢政

夢

荅

贈薛培蓀老兄二律

李萼蕃

曾感人生聚合難。三年有福共盤桓。評詩亭院燈檠燭。賞雪河橋酒盞寒。清發君真追小謝。飄零我愧滯長安。干戈徧地無寧日。誰得家江斫釣竿。

其二

小園倏起妬花風。墜溷飄茵一瞬中。南國穠華驚幻蜃。東君消息訊歸鴻。窺簾影匿廊腰碧。掃徑香黏屐齒紅。儻許飛英乘運起。搏雲鵬路樂無窮。

南北風曾悵馬牛。何期李郭竟同舟。論年馬齒慙偏長。浪迹鴻泥感不留。難得陳蕃猶下榻。自憐王粲獨登樓。窮途且託詩千

梅落江城曉色開。鶴樓風送笛聲哀。玉關春老稽鸞信。金谷香

其二

卷。息影王城未倦遊。

負心郎

(三七)

見仁

實珍道：『算賬要多少工夫？盤纏萬一不敷再沒法，我還有幾個戒指耳墜子東西，也可以當個三五十塊錢』；雨珊也道：『這不是好玩的，還是走開的穩當些』；愛花見當真起來；本來早就想走的，便也預備走的手續，叫郭媽快去請小鬚和婆心來；不一時郭媽回來，說：『二位先生說有點事，過一刻就來』；等

了半天，才見他二人沒精打彩的來了，尤其是婆心臉上難看，走進門來一揖，說：『兄弟少陪了！』愛花問：『什麼事？』

小鬚道：『那位代理經理的先生，不知甚事與婆心鬧了點彆扭；

把婆心辭了；』愛花笑道：『巧極了，我有把握要他再留婆心；』

原來愛花知道婆心在外沒甚門面，事一掉了，不容易另外找事，

小鬚道：『你有甚麼方法？』愛花便把辭職不幹，決意離開濟南的話說了一遍，實珍便說：『犯不着爲這兩百塊老頭票冒危險？主張愛花立時離開此地，況且愛花熟人多，那裡找不出

個百兒八十塊的事吃飯？』尤其是婆心心下喜歡；表面却仍裝出鎮定的樣子道：『我們既是好朋友，便也無話不說？你在這裡，你自己不覺得？我却是時々刻々的提心吊膽的過活？倘

若出了毛病怎麼辦呢！至於我的事幹不幹到是小事？你要走時，我想依然跟着你一陣？有事時我也可以給你作個帮手？』

愛花道：『我無論在那裡有事？總寫信來找你，這時候人太多了，盤費也爲難；』小鬚道：『你這一走，報館裡是『蟹子去了上殼！』只怕日本人不肯讓你走哩？』愛花道：『天下事那有強勉的！』小鬚道：『你真決定了非走不可麼？』實珍道：『不獨決定了，我想在兩天之內就動身，越快越好；』小鬚道：『你要決心不幹，最好現在就上日本人那裡去把話說明了，教日本人立刻留住婆心；要不然，婆心明天怎麼好上編輯部哩？』愛花道：『是極！婆心就在此地暫候，我們上日本人那裡去一趟吧；』愛花便同小鬚到日本人那裡去了，見了經理；那經理首先說：『婆心辦事不行，已經辭去，請愛花再荐兩位編輯來；』愛花便極力爲婆心轉圈，並說明自己要辭職的話；那經理那裡肯，說：『先生是主幹，如何無故的辭職；就真不願幹，也得等候佐藤回來；佐藤臨行時，招呼有話，無論如何？不能讓先生走；說：『先生如果錢不够用，每月可再加三五十元，』先生現在有家眷，錢一定不敷，我可負責每月加中國大洋五十元！至於說危險的話，可以把太太一起搬到報館裡住；』愛花道：『經理的厚意，我却十分感激；但是我去志已決，勢難再留；佐藤先生處，我已去函知會了；』那經理百般慰留，說：『婆心是先生荐的，莫不因爲此事有些芥蒂麼？婆心先生依然不辭好了！』無奈愛花是非走不可；小鬚也在旁邊極力勸慰，愛花那裡肯聽；經理見實在挽留不住，便問：『何日起行？』愛花說：『一半天就走；』經理說：『那末！明午餉行；』彼此謙遜了一回，小鬚又請那經理當晚去留婆心；經理頗不願意，但是沒法，

只得和小鬟一陣都到愛花家來；婆心還在愛花家裡，見面以後，經理先聲明誤會，又承認每月加薪十元，婆心自無不答應之理；次日愛花同報館算賬，尙存金票七百餘元，折合大洋三百五六十元，報館又贈慰勞金百餘元，當天在報館裡餞行，把實珍也請了去；吃過飯以後，愛花携了款項，預備去完聚豐園的賬；那知和實珍到家時，聚豐園已經送了個收條來了；將一百一十五元的酒席錢，和賞小賬的十元一律收清；愛花驚訝道：『這是怎麼說？』心下却明白是月秋代完的，實珍道：『你趕快到報館裡打個電話問月秋，是怎麼一回事？』愛花果然到報館裡打電話一問，聚豐園說：『是月秋姑娘送來完的，叫送收條到先生公館去！』愛花問：『月秋還在館子裡嗎？』聚豐園說：『走了好一會了！』愛花回家把這話照直和實珍說了，面上却現出有些不忍拋棄月秋的顏色；實珍吃了一驚，恐怕愛花變卦？主張當天的晚車就走；愛花此時已是無法轉圓，到也無可無不可的；實珍便命郭媽把帳子下了，一切零用的東西也都收拾起來，吃过晚飯以後，小鬟婆心也都來了，見屋子的東西都收拾了，驚道：『怎麼就在揀東西？打算幾時走？』實珍道：『今天晚車走；』小鬟道：『如何恁急？再過三五天也不遲！但是無論如何？今天決不能走；快也得明天晚上再走；也得讓我餞行了去；』愛花道：『就是明天走，也犯不着講這客套；』小鬟道：『也不過大家喝幾盅，此後天南地北，知道幾時才能見面？』言罷，太息不已；愛花也是唏噓，彼此都有不勝別離之感；只有婆心到還談笑自若，不歡而散；次日下午，報館散工以後，所

有報館裡日本人中國人，營業部，工廠裡，送點心的，送水菓的，也有送手巾的，送化裝品的；還有送火腿做路菜的，大家都表示不捨之意；說：『先生走的時間太倉卒了，什麼也不能預備？也不能請吃杯素酒；』愛花一一都謝過了，招呼請坐；不一時，館子送上酒席來，許多人一齊散了，小鬟便叫聽差的去請了兩位日本人，及營業部姓宋姓祝的，又請了工頭等相陪；大家你敬一杯，我敬一杯，把個愛花灌得大醉，離開車一點鐘以前，王維均又叫個聽差，先把愛花的東西送上膠濟車站；把報館裡送的兩張頭等票也拿去，好把衣箱行李等件過磅；實珍又教人去買兩隻網籃，把報館裡這些朋友送的東西都盛起來，多餘的都給她父親了；再過一刻，便一齊到車站去；王維均等接住，交還了免票；只見報館裡工友們幾十人都在站上候着送行！愛花因為醉了，糊裡糊塗的應酬了一陣，把送的人都辭回去了；只見汪雨珊流淚道：『愛花喝醉了，你要好好照應他，無論到那裡？要常寫信，我好放心；』說畢，流淚不止；實珍此時也忍不住流下淚來，愛花見實珍父女流淚，心下一陣酸辛，早把酒醒了大半；對雨珊道：『丈人，你也同去罷！』雨珊道：『儘你謀得事時我再去，現在不能累你，惟願你們夫婦前程萬里，一面說，一面撲簌只是拭淚，嗓子也直了，也再不能說什麼？愛花猛然想起雨珊手上無錢，便在皮包內數三十塊錢出來交與雨珊，雨珊那裡肯要，說：『我正愁你夫妻錢不夠用，我如何能要你的錢？而且一切家具等項，尙可變賣數十元；』實珍道：『父親便拿去買點東西帶接給叔父娘子罷！』愛

花道：『我外面朋友多，隨便那裡都可以生活，丈人不用着急！』

雨珊嗚咽着答道：『我放心！』實珍這時已泣不可仰；愛花便請工頭扶汪老先生回家，雨珊一定要候火車開了再走，還是那工頭連拖帶勸的要他走；雨珊道：『這錢我拿十塊去，免得却了你的好意！』愛花一定要讓他丈人拿去；婆心却把那二十塊錢已經接了過來，說：『翁婿同父子樣？何必客氣；讓來讓去，反覺生分了；』愛花下車和工頭攬着他丈人走，只聽得車上汽笛高鳴，送客紛々下車；雨珊道：『趕快上車罷！』愛花又安慰了雨珊幾句，反身上車，請小鬟婆心和幾位日本人回去；婆心道：『我這幾天一文沒有，你這二十塊錢借給我罷！』愛花道：『借什麼？拿去用就是，我還要你完嗎？』於是小鬟等一齊下車，一定不要愛花送；小鬟等下車後，依然站在車窓邊，小鬟道：『沒有什麼事罷？以後常通信；』愛花道：『並沒什麼事，只我對於月秋，我相信將來一定要有報應；我只重托吾兄，務必勿時寫信給我；我到青島以後，一定有很詳細的信給她，勸她不要再念負心人了！』說畢，車輪轉動，愛花夫婦便往青島去了！

著者這篇負心郎的小說，便也從此結束了；不過著者還要附帶的說幾句，使讀者一快心胸，這事便是愛花到了青島以後，良心發現，把他和實珍的事，及不能再和她（月秋）團圓的原故，詳々細々的寫了一封信給月秋；又說了許多抱歉的話；也不過是『今生無緣，願期來世』，勸她再另找個如意郎君，却沒得着月秋的回信，後來愛花接得濟南的兩封信；一封是小鬟的，說

「月秋依然嫁了個商人？」一封是另外一個朋友的，說「月秋兩

次覓死，結果都遇了救；後來回家，宣言從此遜入空門，不願再溷跡紅塵，與離齋男子相周旋；愛花對於這兩封信，也不知道那封是真的；從此對於月秋的消息，魚沉雁杳，無從查詢；幸喜一面紀里月秋，一面有個實珍解悶；後來又把實珍帶到北邊東三省，時而又帶到南邊福建廣東；到了民國十四年底，革命軍預備往長江發展；愛花又去做他的革命工作；一來帶着家眷不便，二則她們又添了兩個孩子；愛花便同實珍商議，想她暫為回山東住些時；實珍也極想家，很願回山東去看一次；於是實珍便携同兒女回山東去了；實珍回到山東以後，寫信給愛花，說：『德州土匪多，她打算在濟南住；』後來愛花因革命工作很忙，通信的時候很稀，加之時常遷徒不定，因此接着實珍的信也不大多；迨民國十七年，濟南經中日軍隊的衝突，據當時報載，說『濟南城內死三萬餘人』；愛花得到這個消息，心下火也似的燒，直待至中日濟案解決，便急於北上到濟；至實珍通信處一打聽，那裡有個人？鄰舍們都說『三年前確有這麼個婦人，是德州人，有兩個小孩，一男一女，娘家姓汪，婆家是南邊人，在先住在這裡兩月，到還不錯；後來她丈夫寄來的錢不多，手頭漸漸的緊了，那時有個湖南人，姓雲，在警察廳當科員，慢々的同她勾搭上了；越過越熱，起初還是明來暗去的，後來胆子漸漸的大了，竟是雙宿雙飛，一刻也離不開，據那婦人來的時候說，她丈夫在南邊作事；後來搭上那科員，便說她丈夫死了，同那姓雲的搬到南門去了；』愛花又打聽到南門，

也被他打聽出來；據那姓雲的房東說，「果然有這麼樣的個婦人，同她丈夫雲老爺帶着兩個小孩，在此一住三年；正在那兵荒馬亂的時節，她丈夫曾乘渾水摸魚的，在無棣做了兩個月的知事，大約也刮的有三兩千塊錢，住我這院內北屋三間；自濟南交涉平定，濟南省政府遷回以後，便不知搬往那裡去了？」兩個小孩也都在的，在小學裡念書，長的又白又胖；」愛花聽到此處，不覺長嘆一聲，知道是再找不着的；悶懨的回到棧房，一個人躺在床上抹淚；忽然聽到一人問道：『是這屋裡麼？』又聽得門響一聲，愛花擡起頭來一看，只聽得那人叫聲『呵也！』果然是的；』愛花看時，原來是十年前濟南日報裡個工人，此時已十分潤綽，愛花却認不清；那人先背誦了履歷，後來說：『我有個朋友住在這裡，我來看他，見牌上有先生的名字，不想真個是的；先生多年不見；現在光景好麼？爲何一人在此傷心？』愛花便把這事情照直說了，又問『你現在幹甚麼？』那人道：『現在做個小買賣；自先生在報館時，常訓誡我們要自立，迄今幸能自立了；皆是先生教誨之力，先生這事，我擔任代覓！只要她在濟南，我總能找的着；這女人現在也不必要，縱然找着了，也不過把兒女領去就算完了；』愛花道：『也說得是！既蒙你的好意，我便托你，我明天得到天津去走一遭；』那人說：『難得今日與先生幸遇，既是先生明日北行，想必有事；却不敢留先生，我們且吃便飯去！』愛花推辭不脫，那人又邀了他的朋友，三人一齊去館子裡吃飯，這位朋友主張叫條子；那人道：『濟南現正取締窑子，我們不要來這一套；你要玩時，

吃過飯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逛々；』那朋友只得罷了，吃過飯後，那人便引着愛花和那位朋友一齊到緯四路一家人家：走進門去，愛花彷彿記得這地方很熟似的；及至一位老媽兒領到一個寬敞房間一看，猛可想起，這處便是從前月秋的班子，這房子正是月秋的臥室；愛花初覺人亡物在，舊景全非，不勝今昔之感；繼忽大徹大悟曰：『報應其在此乎？』把那尋不着寶珍和兒女的一團麻煩心思，頓時渙然冰釋，便對那人道：『我已悟道矣；尋覓家眷之事，可以不必認真，縱然尋着，有何意味；人生世上，不過曇花一現，夫妻兒女，一羈糜愚者之名目而已；我尙非真，何況其他乎？』次日，愛花離了濟南，也不知道那裡去了，此後消息，也無從打聽，只此便是負心郎的結局：負心郎的小說，也便從此擱筆了；（完）

小說預告

負心郎小說登載兩年現已登完
下期刊登神怪小說「郭油匠的
破產」特此預告

石之供招也；

醞釀亂事中之人物

遼寧變起，舉國搔然，華北既當大難之衝，情形尤爲複雜；張學良旣爲局中之當局者，自屬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人；顧張以靈敏取巧見稱，初欲本身佔地步，以無抵抗爲唯一手段，而保全其實力，乃忘守土之責，輿論平擊，人心大憤，此正所謂弄巧成拙也；今實力旣損，聲望墮落，漸爲中外之所不耻，識者固早知此獮猩之小兒，風頭十足，早晚必致失足，一蹶不振，無法挽回：茲者爲時愈久，華北變亂之局，愈將尖銳化，況窺伺其旁者大有人在乎？閻馮爲今之有實力者，尙能持重，不岌々於破裂，自損聲譽；惟久失政柄之一般舊軍閥，則大有良機不可再得，頗欲藉此一舒積憤，再起東山者；最著如段芝泉，吳佩孚，孫傳芳，齊燮元……輩，南方則陳炯明……等，固嘗欲一試其好身手也；之數人者，是否能驅張取而代之？殊不敢必，然欲再握政權，則人同此心，焉敢謂其必無也耶？此數人者，仇張者有之，仇蔣者有之，仇黨者亦有之，雖其事尙未實現，然空穴來風，其來有自，固不能盡認爲向壁虛造也；試分晰其數人如下：

一、段祺瑞 段公爲吾國軍人之老前輩，且爲舊官僚中之

廉潔者，其握政時，固爲一般民衆之所不滿，然終得民衆之諒解者；以此公常誤於左右之宵小，本人固一坦白之愛國者也；公以望七高年，對於再起事或無此心，特不過爲左右活動之招牌而已；然公望重國內，頗有號召之力，爲段公計，宜早有以自處，幸勿轉入醞釀旋渦中也可；

二、吳佩孚

吳爲舊軍閥中之最拔扈者，自入川以來，

人恒以不出洋，不居租界而重其人格；嗚呼！曹三之部下而可以言人格乎？若以對曹不反汗即爲人格，試問忠於一人而不知

國家者，尙可立於今日之世界乎？惟蔣張黨皆其所仇，于學忠爲其舊部而又同鄉，頗有活動力量，實醞釀亂事中之健者，不可忽視之也；

三、孫齊

孫傳芳齊燮元亦北洋軍閥之健者，且富有金錢，舊部之散居南北者亦頗不在少數；但人心已失，是否有再起之可能，殊爲疑問，然從中搗亂，則已綽有餘裕矣；對蔣尤仇視，頗有注意之價值；

四、陳炯明

陳炯明本黨中人材，一念之差，失足千古，爲黨中不赦之巨魁；然其人熱中利祿，不顧一切，前之攻中山者以此，今之欲圖再起者亦以此；但陳之實力，早已消散無餘，不獨不能得黨之助，卽人民方面，亦無情感可言；故陳之再起，當爲空氣作用，決難見之事實也；

上之數人，雖已爲過去人物，除段外則多熱中利祿者；成否固不可知？然醞釀中，足以影響人心，當局者固不宜疎忽之也；

革命給了我們些什麼

凡屬腐朽的，陳破的，不宜於時代的，均宜剷去之，摧毀之，俾得去腐生新；俗諺云：「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因此之故，記者醉心革命已有年矣；夫陳腐之不宜於今日，夫人而知之，知之而不能改，則陳腐愈甚，記者於弱冠時從事革命，滿懷推陳出新之感，故不惜一切犧牲而踴躍赴之，以革命爲改革

的，進步的，欲應潮流的趨勢，環境的推移，非從事革命，無改進之機會；欲求中國一線之新生路，除革命外，無第二辦法也；今者革命已二十年，國民黨統一亦五六年，究竟給了我們些什麼呢？以言人物，則流氓地痞，盤踞要津，斂養輿臺，盡成重鎮；以言政治，則腐朽依然，污吏貪官，觸目皆是；犧牲之謂何？我熱血健兒之頭顱，僅換得當道數人行使罪惡之地位，更從何處訴冤耶？吾友感時詩中有句云：「覽鏡欣看頭尚在，傷心不覺淚俱枯」，蓋已痛心之極矣！

在我們如醉如狂的奔走革命的時候，以爲革命成功後，必一反頑梗不化，頭腦空洞的舊官僚之所爲，某事應如何刷新？某事應如何改革？某事應如何提倡？某事應如何……？滿腹的樂觀，以爲這筆犧牲的代價，無論如何？決不致於虧本！到今日怎麼樣？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回想當年，光陰可惜；噫嘻！革命的結果是這樣的嗎？

不革命，現勢的危險，難於袖手旁觀，有負國民責任，且民衆的痛苦毋由解除；革命，不過爲少數人造成爭權奪利的機會，不獨所期望的，盡成畫餅充饑；對於民衆，反爲多造成一重罪孽；處今日之中國愛國者，大有不革不可，革亦不可，進退兩難，無所適從之痛苦；嗚呼！是誰之咎？

革命爲的是改革；不改革而革命，不獨爲無味的犧牲，革命二字乃絕無意味，不能成立；以故革命二十年，只能算搶奪政權，不能算革命；要說是革命，試問革命後給了我們些什麼？

文學革命後的現象

吾國的文學，自東晉以後，日趨綺麗，以排偶聲調相尚，所謂六朝體是也；文學固然極佳，但是偏於藝術方面，似乎不

切實用？然士子狃於故習，經時累日，不改故常；直到唐時，韓文公異軍突起，不爲陳法所囿，改爲散體，士子稱便；文學至此一變，故後之稱韓文公者，謂「文起八代之衰」，蓋文學因誠爲本；及明，陽明之學大昌，以良知良能爲主；餘則多以讀死書，獵取一官半職，得升斗之錄以自奉，於願已足，不獨無改革變通之學識，更無一有此膽力以言文學之改革者；有清之季，西學勃興，漢學乃受一大打擊，旋以科學種種，雜出紛岐，譯述者既少漢學之有根底者，而艱深又非一般略識之無者所能瞭解；中國科學之不能進步，此亦一大原因？於是對於文學，漸有改革之傾向，然尙無一魄力過人之人，敢爲嘗試也；

自胡適之博士倡文學改革後，以合於時代的需要，竟風行草偃，舉國和之；加以當時文學家如蔡元培，陳獨秀……輩，起而爲之聲援，風靡一時，遂爲文學一大變動；蓋胡旣通西學，而漢學亦極有淵源，順潮流之趨向，故能收得美滿效果；文學之有今日改革的現象，胡之力也；但天下事，往々利之中有弊，互相倚伏，於是纔坐三日學房，尙不明「之乎者也已焉哉」之輩，亦公然著書立說，遂譯西學，大有令人莫明其妙之感；曩之以古文筆法譯書者，其病在艱澀不易爲一般之所瞭解，然漢學有根底者，尙能一目了然；今之以語體文及白話文著書譯書者，有令人自頭閱至末尾，終莫明其全書之所以然，或竟一句長至數十字，而終不知此言作何解者，則較之艱深之文字則尤無辦法；故今日之現象，所出之新書，固已汗牛充棟；而一擇其有價值之可看，及文理之通暢者，十難得一焉；嗚呼！文學固以應時代之需要而改革，然如今日之現象者，又豈改革者之初意耶？